

A. G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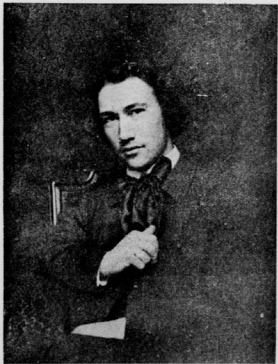
譯 尼 麗

■

樂 響 交 園 田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II



Muri King

樂 響 交 園 田

作 德 紀 .A

譯 尼 麗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二 第

第  
一  
部

二月十日，一八九一——年

雪一直落了三天，道路給封鎖了。我不能回到R——去，那十五年來我慣常每月領導兩次禮拜的地方。今晨，在拉·布萊維（註）教堂來聚會的，祇有約莫三十位信徒。

我就利用不得已的不能出行的暇日來回顧一下我是怎樣對於日特露德開始關心的吧。所有的關於那虔敬的靈魂底形成與發展的一切，我想在此完全說出——那虔敬的靈魂，我將她由黑暗之中救了出來，似乎是，祇是爲了敬與愛。祝謝天主，他信託了我！這件工作。

（註）La Brevine，——瑞士猶拉山脈谷中之一村落，屬奈莎德爾郡，人口約千餘。

兩年六個月以前，當我正由碩·德·芳（註）轉來的時候，一個我不認識的姑娘急促地跑來，請我到七公里以外的地方去，那裏有一個可憐的老婦人撻死了。馬還沒有下套；於是，取了一個提燈（我想我在黑夜之前準不能回來），我就和那女孩爬到車裏了。

我深信我對於週圍的村野是完全熟識的，可是經過了索德奈農場以後，那姑娘却將我引向了一條我從未經過的路上。在左近二公里的地方我認出了一個神祕的小湖，在我幼年時候，我曾在這湖上溜過冰。十五年來我不會再到這湖邊，因為沒有什麼傳教的工作使我到這邊來；我說不清這湖到底在哪裏，而且直到現在也不會再去記憶牠。而突然之間，在這赤紅而金黃的夕暮幻景之中，當我再一次地發現了牠，我彷彿祇是在夢中初次見過牠的。

路沿着水邊前進，橫過森林之一端，而終於繞過了一個泥炭坑。我確定我是從來不會到過這裏的。

（註） Chaux-de-Fond

——奈莎德爾郡猶拉山谷間之一小市，人口約四萬，多新教徒。

太陽漸漸地沉下。我們在薄暮之中馳驅了好一會，最後，我底年青的嚮導指點了小山坡上的一間茅屋，這屋子幾乎看不出會有人住，如果不是有一縷煙子從屋頂冒了出來，在林蔭之中顯得蔚藍，而在金天之上變成黃色，漸漸地隱沒了。我把馬繫在近邊的一株蘋果樹上，於是隨着那少女走進剛剛死了老婦人的陋屋。

景象底沉歷，夕暮之靜穆與莊嚴，使我感覺寒慄。一個少婦跪在牀邊。那小姑娘，我原先以為她是死者底孫女，然而，其實祇是一個女僕，她點燃了一隻煙沉沉的燭，於是無聲地站在牀前。在長途之上，我曾經設法和她的攀談，但是無法教她說出三句話來。

跪着的婦人站立起來了。她也並不是一位親屬，如我當初所料想的，而祇是一位隣舍，是當老婦人臨危的時候由女僕請來照料遺體的。她告訴我那老婦人沒有什麼痛苦就死掉了。於是我們一同料理着後事和葬儀。依着在這種邊區所慣行的例子，一切後事底安排不得不由我來決定。這屋子雖是這樣零落，但是，如果將一切委之於一個隣婦和一個年幼的女僕，我終是不安的。可是，在這破敗的居所裏面，難道還能有什麼隱藏的財

富遺留在屋隅之中麼……我能怎麼辦？但是，我到底問了一問那老婦人可會留下一個後代。

作爲回答，隣婦拿起了燭台，指向爐邊的一個角落。在爐邊，我可以模糊地分辨出來，有一個人形蜷做一團，似乎已經熟睡了，臉面幾乎被那一大堆頭髮完全掩蔽。

「就祇有那個瞎眼姑娘——女用人說她是她姪女。好像這就是這家族留下的一切呢。總得把她送到什麼孤兒院去，不然我想不出她會怎麼樣了。」

這樣當面來決定她底未來的命運，真使我有點着惱；我害怕那些殘忍的字眼也許會給她帶來什麼悲感。

「別鬧醒她，」我輕輕地說，想教那位隣舍至少把她底聲音低下一些。

「啊，我看她倒不是睡着了！她是一個癡子呢——不會說話，別人講的她也什麼也不明白的。我清早就過來，差不多沒有見到她動一動。我起先以爲她是聾子，可是女用人說並不是這樣，祇是那老婦人自己是個聾子，所以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老實說，對



誰都沒有說過話的，除了吃喝以外就簡直不會開過她底口。」

「她多大了？」

「大約十五歲吧，我想。我不見得比你更知道她一點。」

我並未立即起意要由我自己來照顧這可憐的被遺棄的孤女；可是，在我祈禱以後——或者，不如更正確地說，正在祈禱的時候——隣婦與女僕也都跪在牀前，而我也跪在她們中間。突然我感覺到上帝已經把這責任安放在我底頭上，除非我是卑劣的，我就不能規避這個責任。我站立起來，決意當晚就把這孩子帶走，雖然以後對她怎樣處置，以及給誰去帶領，我都不曾計及。我向那老婦人底沉睡的臉面望了一會，她底嘴凹皺着，緊緊地鎖着，好像一個慳吝人底錢袋，從那裏面，什麼也不會漏出來的。於是，我轉向那盲女，給隣婦說出了我底主意。

「總比把她留在這兒的好，留到明天別人會來搬屍了，」她說。除此，什麼也沒有回

有些事情是簡簡單單地就做了的，並不會有人們所慣於捏造的種種奇奇怪怪的困難。從兒時起，有多少次有多少我們要做的事情却往往祇是因為聽見別人說「他不行呀……」就這也做不成，那也做不到。

盲女如同一堆無靈魂的木塊給我們搬動着。雖然她底顏面生得也還端正，甚至可以說俊秀，但是却絕無表情。我從那屋角裏，通樓的梯子下面她平日所睡蓆子上，拿起了一牀蓋被。

隣婦也慇懃地幫着我細心地把她包紮起來，因為夜晚是寂靜而且寒冷的；點燃了馬車上的提燈之後，我就趕着車走了，把那一包無靈魂的肉體緊靠着我底身旁，那一包肉，似乎是僅僅因為有那朦朧的溫暖感覺才知道是活着的。一路之上我想：她睡着的麼？多麼陰沉的睡眠啊！……然而，在她，清醒和沉睡有什麼分別呢？居留在這陰暗的肉體之中的靈魂，無疑地，是在等待着你的底憐恤之光明的呀，啊，天主！你允許我底愛也許能夠把她從這可怕的陰森之中解救出來吧！……

我真是擔心，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將如何去應付那難堪的歡迎。我底太太可以說是一所美德的花園；有時，在我們中間發現的那些難堪的時刻，我一刻也不懷疑她底好心，然而，她底自然的仁慈却是受不起突如其來的驚訝的。她是一位規矩人，本份以內的，一定遵守，本份以外的，也決不多事。而且，她底仁慈是有節制的，正如愛是一種有盡的寶庫。而這就是我們唯一的爭議的地方……

「看你又找了什麼擔負回來？」

她那晚一見到我帶着這小姑娘回來的時候她就已經存着的那種思想，就不自覺地隨着這叫喊脫口而出了。

和往常一樣，如果我們之間有什麼解釋，我往往先把孩子們揮了出去。孩子們，他們正張口站在那裏，充滿着疑惑，希奇，與驚異。啊，這一次的歡迎和我所希望的歡迎是相差多遠啊！祇有我那親愛的小莎洛特，當她明白了我在馬車裏帶回的是一種新奇的活的東西的時候，就開始跳着，拍着掌。可是其餘的從來給母親管束慣了的孩子們，却馬上使

她冷靜起來，規矩起來了。

也曾有過一會子大的踉蹌。我底太太和我底孩子們都還沒有見到她是瞎子；因此，他們也不了解我爲什麼特別留心牽着她。一路之上，我本是握着她底手的，而現在當我把她底手放下，那可憐的殘廢的女孩底怪異的叫聲真教我不知怎樣了。她底叫聲可以說不是人底；幾乎可以說是一頭乳犬底哀號。第一次從她所熟習的那構成了她底整個宇宙的狹窄感覺之中被拖了出來，她底膝股不禁頹然屈下了。可是，當我推過一把椅子給她，她却傾倒在地上，似乎是不知怎樣落坐。於是，我把她帶到爐邊，而當她蹲了下來，倒在爐邊，做出正同我在老婦人底茅屋裏所見過的那種姿式以後，她才稍稍恢復了一點平靜。在馬車裏，她祇是往下滑，滑到坐位下面，一直躺在我底脚前。我底太太這時，也來幫助我了。最自然的動作總是最好的；然而，她底理性却不住地和她底心地戰鬥着，而且總是理性佔了上風的。

「你打算把那東西怎麼辦？」等那女孩安置好了以後，她這樣問了。

聽見她那種「東西」的稱呼，我底靈魂都戰慄起來了，而且要克制一種憤怒的動作實在是困難的。仍然神遊着在那長久而和平的默想之中，我極力忍耐着，再轉向那些又圍了攏來的孩子們。

「我尋回了這迷失的羔羊，」我說，儘可能地莊嚴着，一手按着那盲女底前額。

但是，就是在福音書底教訓裏面，如果有不合理性或超乎理性的事，亞美尼也決不承認的。看見她正要反駁了，我就示意雅各和薩拉（這兩個大孩子對於我們夫妻間的小爭議是早經看慣，一無所奇的）把小的們帶出去。但是，對於這闖入者，我底太太似乎仍然有點不安，而且有些惱怒似地。

「你儘可以當她底面說的，」我說。「這可憐的孩子什麼都不懂得。」

於是亞美尼開始反駁了，她說她老老實實並沒有什麼和我說——她老是像這樣來開始她底長篇大論的——並且說她歷來就是諸事依從我底意思的，無論那些事情是怎樣純然不切實際，怎樣反乎一切的成例和常識。我說過，對於怎樣處置這孩子我倒

一點也沒有主見。我並不會想到（假使想到也祇是很模糊地）我能不能把她安置在我們家裏；可是，我可以說，給我提起了這種意見的還是亞美尼，她問我可會想到「我們家裏的人已經夠多了呢。」於是她宣言着，我一向祇是一意孤行，不管別人底難處，她說，在她看來，五個孩子已經儘夠了，說是自從克勞德生下以後，她已經弄得心力交瘁。而正在這時，克勞德就好像聽見了自己底名字似地，開始在搖籃裏大叫起來。

當她一路滔滔着的時候，基督底有些名言不住從我底心中湧到唇間，然而我抑制着自己，因為以聖書底威權來迴護我底行爲，總是現得不大得體的。可是，當她宣告了疲倦，我却仍然慚怯，因為我知道有多少次我底輕率的熱忱已經使我底太太很難受。雖然這些斥責給我指示了我底責任之所在，但是，我却儘可能溫柔地請她想一想，假使她是處在我底地位，她也許會這樣做的。她大約也不會忍心將一個無靠的孤兒留在那悲慘的痛苦裏的吧；我並且說我深知養育這樣一個殘廢的女子會加增家庭底擔負，確是一種困難的事情，然而，我祇遺恨我不能有更多的幫助。到底，我使得她平靜一點了，懇求她

不要在這無辜的孤女身上加上一些她所不當承受的憤怒。我又告訴她，薩拉馬上就可以大起來，可以多幫一點忙，而雅各這孩子也無須乎怎樣去照顧了。總之，上帝給了我許多口才，幫助我說服了她；本來，我自己覺得，假使她有時間多想一回，或者，假使不是我把事情做得過於唐突，她一定是很可以自然而然的接受我底意見的。

計劃似乎是差不多已經成功，親愛的亞美尼對於日特露德已經變得慈悲起來了；然而，忽然之間，她底憤怒又回復了，較之以前還要強烈。當她掌燈去照一照那孩子的時候，她忽然發現一種不可言說的污穢。

「傳染病啊！」她叫着。「把你自已刷刷快去刷刷！不！不在這裏！抖到外邊去！你會把什麼都給傳上了！上帝救救我們！孩子們都會給傳上了！在世界上我真沒有什麼比虱子還害怕的了！」

確實地，那可憐的女孩身上全是虱子：想到在馬車上面，那樣長久的時間裏我緊緊挨住她，我不禁感覺了一陣惡心。

幾分鐘以後，當我盡力細細地把我自己洗刷清爽以後，我再回來，發現我底太太倒在椅子裏，手捧着頭，哀哀地啜泣着了。

「我真想不到要你來受這痛苦的，」我溫柔地對她說，「可是已經是夜深，看也看不清楚了。我想一直坐着看火，讓那女孩可以在火邊睡覺。明天，我們可以給她剪掉頭髮，好好地給她洗洗。從明天起你可以看顧她，那麼這一切的恐怖都會過去的。請不要把這事給孩子們提起罷。」

是晚飯的時候。我底這位孤女把我給她的一盤湯食饞地吃掉，我們底老女僕羅莎尼不住地敵意地瞪着她。晚餐是在沉默之中過去的。我很想說一說我底經驗，給孩子們談談話，激動他們，使他們感覺並且了解那種貧困得出奇的境地，使他們對於這個上帝打發我們來拯救的女孩能夠發生一種憐恤和同情，但是，我怕又會引起了亞美尼底煩躁。似乎我是被命令着來忘記這麼一回事了，然而，我們却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說。

一點多鐘以後，當所有的人都上了牀，亞美尼也丟下了我的時候，我看見我底小莎



洛特開了門，穿着睡衣，打着赤腳，輕輕地跑了進來。這使我感動極了。她走到我底跟前，將她底小手緊緊抱住我。

「我還沒有好好地說晚安呢，」她喃喃着。

她用她小手底食指尖兒指着那個睡得那麼天真的瞎眼姑娘。她很想在睡覺之前再見一見她。

「我爲什麼不能吻她呢？」她問着，很輕柔地。

「明天你可以吻她。現在別吵她罷——她睡着了，」我說着，就把她引回門邊。

於是，我坐了下來，一直工作到早晨，讀着書，並且預備我下一次的說教。

當然，我想（我記得）莎洛特在今天比別的孩子是多情一些的；但是，他們每一個，在她底這種年齡，也正是一樣——哪怕就是現在變得那樣矜持而漠不關心的雅各……現在，他們似乎是彬彬有禮的大人，但是，他們不過是一些諂媚者與挪揄者罷了。

二月二十七日

今晚雪仍是拚命地下着。孩子們樂起來了，因為他們說，如果要出外去就得翻窗戶呢。事實是，今天連門也給封閉了，要出去祇好從洗衣的地方通過。昨天，我被保證過村裏已經有了充分的食糧，因為無疑地，這一嚮我們是會和外界暫時隔絕的。在冬天給雪封鎖，這並不是第一次，可是我記不起以前也會有過這樣大的雪。那麼，就利用這出門不得的時間來繼續我在這裏所開始的記述罷。

我說過，當我把那盲女帶回的時候我並不會想到她在我們底家庭將佔一個什麼地位。我底太太底固執我是知道一些的，我也知道我們底房間不多，而且錢財也有限。一

半由於天性，一半也由於大的道理，正如我往往所做的事情一樣，熱心一發，也就顧不得這種熱心會有怎樣的結果了。到頭來，去靠賴上帝，或者是把擔子加在別人身上，那都是另一回事情。看來，我真是把一副重擔加在亞美尼身上了，是那麼重，使得我先也不免有些驚訝。

我極力幫忙她剪那女孩底頭髮，這事，顯見她是很作嘔地做着的。可是洗浴的事情却不得不由我底太太獨力擔任了；我覺得我是逃脫了那最繁重而最不愉快的工作。

然而，在別方面，亞美尼却一點也沒有埋怨。似乎在夜間她已把事情想透，而願意來擔承她底一份責任了；她似乎還感到了一點樂趣，當她把日特露德裝束停妥以後，她甚至於笑了。一頂白帽罩在那剪了髮的頭上，在那頭上，我還加了一點生髮油；薩拉底幾件舊衣和一些清潔的襯衣代替了那些亞美尼早已投到火爐去的汗穢的襤褸。日特露德這名字是莎洛特選定的，大家馬上就同意了，因為我們既不知道她底真名，也無法查訪。她大約比薩拉稍小一點，因為薩拉上年的舊衣給她穿上剛剛合身。

在這裏，我得直說，在開初的時候我確是感覺了深深幻滅的悲哀。當然，我對於日特露德底教育是存了莫大的幻想的，而結果却使我大大沮喪。她那漠然的表情，她那呆滯的臉面，尤其是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簡直把我底一腔好意澆冷了大半。整天，她蹲在火旁，深怕人來攪她，當她聽見我們底聲音，尤其當誰走近她底身旁，她底臉馬上就板了起來；祇是在這種表示着敵意的時候，她底臉面才不是無表情的。祇要有誰僅僅想撩她注意，她也會野獸一般地號叫起來。這種乖戾祇有在她用餐的時候才不會有。她底食物，都是我親自安排給她的，而她則用一種難以入目的野獸似的貪饒來把一切吃掉。正如愛可以感應愛一樣，所以看着這固執的，獨行其是的動物，一種非常的反感就克服了我。老實說，在那最初十天，我真是絕望了，並且對她沒有一點興趣，甚至於痛悔我當初的熱情，幾乎惟願我當初不會帶她回來。尤其令我感到難堪的，就是我底這種感覺既無法瞞住亞美尼，而亞美尼則好像是自從感覺着日特露特成了我底重負，她底存在使我苦惱之後，却反而浪費似地來獻着慇懃了。

當我底朋友華爾·特拉維爾底馬丁醫生借巡遊之便來看我的時候，我正是在這種心境之下。他對於我告訴他的關於日特露德底情狀，十分感覺興味，並且對於她仍然是落在那樣退化狀態的事情，不禁十分驚訝；可是，我以後又給他解釋，日特露德底殘疾祇是因爲那老婦人自己是個聾子，在那時候，這老婦人就是唯一的照顧她的人；她既然從不和她講話，那麼，這可憐的孩子便是完全在無人過問的狀態之下長大起來的了。馬丁醫生告訴我絕望是錯誤的；可是，我却不敢相信。

「還沒有決定地基牢不牢，」他告訴我，「你就想開始建築了。要記得，她心裏一切還是混混沌沌的，就是最大概的輪廓也還沒有。問題就是在開始的時候，就要打穩幾種觸覺和味覺底根基，把牠們作成一種記號，一種聲音，一個字，再三地給她反複，以後才教她跟着你說。」

「最要記得別想進步得太快；規定時間來對付她，每次不要太長……」

「而且，」詳細解釋之後他又接着說，「這方法是一點神祕也沒有的，並不是我發

明，別人早已應用過了，你可記得，當我們研究康狄雅克（註）和他底活雕像的時候，我們也會討論過這種類似的問題……至少，「停了一會，他又說，「後來在一本心理學雜誌上我是讀過的……可是，那也沒有關係；我得到了很深的印象，我甚至還記得那可憐的孩子底名字，她是比日特露德更不如的，因為她又瞎，又聾，又啞。有一位英國什麼地方底醫生，什麼地方我一時記不起來，給她醫，那正是前世紀中頁的事情。女孩底名字就叫洛娜·布里吉曼。醫生把那女孩底進步，和他開始教她的時候的種種努力，全記錄了下來——你最好也這樣做罷。整天，整星期，他不斷地教她輪流摸着兩件小東西，一口針，一管筆，以後又去摸那種給瞎子用的書本上的兩個凸字，那兩個字就是「針」和「筆」。幾個星期之久，他沒有得到一點結果。那肉體裏似乎是沒有靈魂。可是，他並不灰心。這使我想起來，他繼續講着，「那真好像靠在一口又深又黑的井邊，拚命地搖着一根繩子，希望終久會有一隻手來把繩子拉住。因為，他一刻也不懷疑在那深淵底下必然會有一個什麼，他

（註）Condillac, 1715-1780 ——法國哲學家，著有感覺論，人智起源論等書。

相信那繩子終久是會給拉牢的。而終於，有一天，一絲微笑照耀在洛娜底渾然的臉上了；我敢說，在那一刻，當他跪了下來感謝上帝的時候，愛與感激的眼淚一定會從他底眼裏流出來的。洛娜忽然明瞭了醫生要她做的是什麼；她得救了！從那一天以後，她已經有注意力了；她底進步是神速的；她不久以後甚至於可以自己學習了，後來，還做了一間盲入院底指導。——其他的例子，近來也常常看見，在雜誌和報章上就常有長篇的討論；許多人看着這種殘疾人也有幸福，不禁大大詫異——其實，這又有什麼可以詫異的呢？事實確是這樣的：每一個這種被禁錮的靈魂都是幸福的，因此，當牠們一能表情的時候，就表出牠們底幸福來了。自然，著作家們，是會興奮地從這當中引出教訓來，給那些雖能「享受」五官却仍然要厚顏訴苦的人們的。」

在這裏，馬丁和我起了一場爭論，我對於他底那種悲觀主義極端反對。有了五官，其作用不過祇使我們煩惱，這種論調我是決不同意的。

「我並不像那樣來理解的。」他反駁着。「我祇要告訴你，一個人底靈魂，雖然也能

想像那使得世界墮落的種種罪孽和邪惡，但是，牠想像美，快樂，與和諧，是更容易得多的。但是，我們底五官既然知道罪惡，同時也就可以幫助我們投身罪惡了，因此，在維吉耳（註1）底 *Fortunatos nimium*（幸哉耕人）之後，如果由我來接續下去，則與其用 *si sua mala nescient*（若自知其幸）倒不如用 *si sua bona norint*（若不自知其不幸）還更佳妙了。不知道不幸的人該是多麼幸福呢。」

於是，他告訴我狄更斯有一篇小說，這小說他以為是直接被洛娜·布里吉曼底事情所感應出來的，他並且應許把這小說立刻寄給我。四天以後，我收到那部灶上的蟋蟀，（註2）極高興地讀了。這是一個故事，稍稍長一點，然而有的地方却很令人感動。所說的是一個年青的盲女，父親是一個貧窮的玩具製造者，但是他却把這女兒保留在一種榮華，豪富，與幸福底幻境裏；這種欺騙，由狄更斯底藝術表現出來，却變為一種虔誠了。感謝

（註1） Virgil, 70-19 B.C. —— 最著名的拉丁詩人，有愛乃伊德，田園集，牧歌集等。

（註2） Cricket on the Hearth —— 爲狄更斯一八四五年所作。



上帝我倒不必像這樣來對付日特露德。

馬丁來看過我的次日，我就開始努力實驗他底方法了。現在，我後悔我不會記下日記，不會記下日特露德是怎樣在那陰暗的路上開始移步。在那路上，在最初的時候，我自己也祇能摸索着去領導她。在那早期的幾個星期，我得異常地忍耐，並不僅僅因為這很費時間，而且也因為我得招惹許多責難。我很難說這些責難是由亞美尼那裏投來的，並且假使我在這裏提了起來，我也並不存着什麼惡意或者憤懣——我敢說，她將來總會讀到這裏所寫的。（基督豈不會由亡羊的比喻裏告訴過我們底罪已被赦免了麼？）我還得說：在那時候，她底責難最使我傷心，因為對於她之不贊成我在日特露德身上花了許多時間，我是無法非難的。我所抱怨的，就是她不相信我底苦心能不能有所結果。是的，正是那種懇切心之缺乏，雖然未曾使我中途而廢，但是却使我難堪了。時常我聽見她再三宣說着：「單看你弄得出什麼花樣來……」因為她完全認為我底苦工是徒勞的；

自然，她會覺得我是不對的，與其對這樣的事情花上許多時間，倒不如利用這時間來做一些有用的事。每當我忙着教導日特露德的時候，她總是提醒我說我還是沒有得到一點結果，說我不過是把大可以做別的事情的時間耗費在她身上罷了。最後，我想她是存着一種母愛的嫉妬的，因為我不祇一次聽見她說過：「你對你自己底孩子們從來就沒有這樣麻煩過呢。」這是真的，我雖然對於我底孩子們有着摯愛，但是我自己對於他們却從來是不太關心的。

我常常感覺得，亡羊的比喻怕是最難被人們領受的，哪怕這些人自認爲純純粹粹的基督徒。羊羣之中的每一隻羊，分開來看，在牧人底眼裏比整個的羊羣更要寶貴，這道理他們從來不會了解。並且，可不是還有這樣的話：「假使有人有一百隻羊，失去了其中的一隻，他豈不會丟下那九十九隻，而爬山越嶺，去找尋那失去的一隻麼？」（註）就是這些充滿慈悲的話，老實說，在他們看來，也許會認爲最難接受，最不公平的。

（註）見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二節。

日特露德底最初的微笑完全地安慰了我，一百倍地報答了我所受到的苦痛，因為，「假使他找到了，那麼，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將比那不會迷失的九十九隻，而更欣幸這失而復得的一隻。」（註一）是的，我老實說，我底孩子們底微笑從來不會像這石臉上面所浮出的一個微笑使我底心裏充滿了天上的快樂。在那一早晨，她微笑了，她似乎開始粗略地明白了我多天以來想要教導給她的。

三月五日——這日期我是當作一個生日來記念着的。其實，與其說那是微笑，不如說祇是一種形象底改變。她底姿容突然變得生動了；那似乎是一綫突來的天光，如同阿爾坡士高山之上的紫色的霞雲，在黎明之前，使得那積雪的山峯活躍起來了，顯示着黑夜已經過去；那也可以稱爲一種神祕的色彩；那也好像是畢士太（註二）之靈泉，忽然有精靈躍到了泉中，攪動了那沉睡的死水。日特露德底天使般的表情使我不禁喜得發狂，

（註一）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三節。

（註二）約翰福音第五章第二節。

因爲，如其說智，不如說有一種大的愛躍入了她底生命之中。那樣的一種感激底波瀾掃過了我，似乎我在那美麗的額上所加上的一吻正是奉獻給上帝的呢。

現在，進步是神速的，正如在當初難得有半點成效一樣。今天，我想回憶一下我們是怎樣進步着的；有時候，日特露德似乎是飛躍着前進的，似乎是譏笑了一切的方法。我記得在最初我所注重的祇是對象底特性，而並不一定要細微地去分別那些相差的程度：暖熱，寒冷，冷漠，甜，苦，粗糙，柔曲，輕浮……；以至於一些動作：走路，前進，起立，越過，躺下，繫牢，分散，聚合，等等……；而不久以後，拋棄了一切的方法，我也能和她談話，無須乎擔心她是不是會了解我；慢慢地，還催促她並且誘導她對我發出問題。顯然地，當我讓她自己用功的期間，她已經有着許多成就了；因爲每一次我見到她的時候，她總可以給我一些新的驚異。我感覺得我和她祇隔着一層薄薄的黑暗之牆，這正如空氣之溫和與春日之強執漸漸把冬天克服了，我這樣想着。我常常讚美着冬雪是那樣溶化了去；可以說牠是從內

部自己消溶的，而表面則仍然不變。每個冬天，這老是使得亞美尼奇怪；她告訴我，雪老是沒有變；你以為雪還是很厚的，可是，不意之間雪就溶化了，而一下子生命又重現出來。

我害怕老是蹲在火旁也許會損壞日特露德底健康，所以，我就設法使她出外散步。可是，她祇是挽着我底手才肯出外。第一次出屋的時候，她底那種驚異與恐懼使我明瞭了她從來不會跑到室外來過。在我當初發現她的那個茅舍裏，就從來沒有人來關心過她，除了給點東西她吃使她苟延殘喘以外；我簡直不敢說她是曾經活過的。她底陰暗的宇宙就祇是以她從不會離開過的那陋房底四壁爲限；在夏天的時候，門開向了廣大而光明的世界，她也曾到門欄上來。她後來告訴我，那時聽着鳥底歌唱，和那撫摸着她底面頰和手臂的溫熱，她會想像：這也許都是光底作用吧；並且，來不及去細想，她祇感覺得溫暖的空氣應當開始歌唱，正如水在爐上開始滾沸一樣，這是同樣自然的。但是這沒有擾亂她，而且她什麼也不要注意，祇是生活在一種純然的麻木之中，直到我對她感覺了興趣的那一天。我還記得她是多麼快樂的，當我告訴她：那些小小的聲音是由生物發出來

的，似乎牠們底惟一的任務就是在感受和表現大自然底喜悅。（從那一天起，她開始時常地說：「我是幸福得像一隻小鳥兒啊！」）然而，想到那些歌曲所歌唱着的自然底美麗，她卻不能看見，她就不免憂愁了。

「地上真是像鳥兒們所說的那樣美麗的麼？」她問。「那麼，人們爲什麼不把這美麗多說一些呢？你爲什麼也不告訴我呢？你是怕傷我底心，怕會使我想到我是不見的麼？你錯啦——我跟鳥兒們一樣會聽，並且，我相信我會瞭解牠們所唱的一切的。」

「會看的人是不能像你那樣會聽的，我底日特露德，」我說着，想安慰她。

「別的動物爲什麼不會唱呢？」她問。間或，她底問題使我吃驚，使我一時窘了起來，因爲她使我不得不去想一些我直到現在不以爲異而處之泰然的事情。因此，我第一次地想起了，一個動物愈與地上接近牠就愈沉重而愈悲哀了。我想使她明白這一點；我告訴她那些松鼠兒多麼可愛，並且給她說着松鼠兒底嬉戲。

她於是又問我，「鳥兒是不是唯一的一種會飛的動物呢？」

「蝴蝶也會飛的，」我回答。

「牠們也歌唱麼？」

「牠們有另外的方法表現牠們底快樂，」我告訴她。「牠們底快樂是寫在牠們翅上的色彩裏的。」……於是，我給她摹述着那些蝶翅底絢爛的色彩。

二月二十八日

我還得回憶一下，因為昨天我底思想是一直奔放過去了。

爲了教導日特露德，我自己也得學習盲人字母；可是不久以後，她念着那種字母比我還要老練，因爲，我學習那種字母是很困難的，並且，我有眼睛，看起來總比摸起來容易得多。不過，幫着教她的也不祇我一個。在最初，我很高興有人來幫忙，因爲在教區裏有一些我得照料一下的貧病的人，這些人並不在一處，而是四處分散着的，因此，我時常要出門很久。雅各在聖誕節假期回家來的時候因爲滑冰折斷了膀子；並且，他已經從他完成了第一期學業的洛桑地方退學了，預備進神學。骨折得並不利害，我前面說過的馬丁醫



生給他看護，用不着請外科醫生；可是這種治療卻使雅各不得不在家裏待上好一些時候。他忽然對於日特露德感覺興趣了；在這以前他是不大注意她的。他幫忙我教她念書。這種幫助祇是當他臥病將愈的時候，那大約祇有三個星期，可是在這期間日特露德卻有了大的進步。那時，有着一種異常的熱忱刺激着她。在以前，她底智慧雖然是昏暗的，但是，在她移步以後，幾乎在她還沒有學會走路以前，她就開始跑着了。我真奇怪她在構思方面是那麼沒有什麼大的困難，而且她是多麼快地就開始能夠表現她自己了，不祇是非穉氣地，而且是正確地；藉着我們教她辨認的，和給她描寫的一些事物，她能夠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地，可喜地領略許多思想。我們往往利用她所能觸到或者所能感到的去教導她所不能感觸的事情，正如測量者從較遠的地方來從事測量一樣。

可是我相信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將這種初步的教導完全寫下，無疑地，對於所有盲人的教導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感覺得每一個盲人底教師在教着色彩的時候一定都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這裏，我得順便說一說，在福音書裏是從沒有提起過色彩的。）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辦的，可是在我自己，我開初就是提出反映在虹裏的三稜鏡底各種色彩；可是這卻馬上使她把色和光混淆了；我發現了她底想像還不能分別陰影之質素與畫家們所稱謂的色彩價值。每一種色彩都有濃淡，並且色與色可以無限制地混合起來，這在她看來，是最難理解的。再沒有比這個更使她困惱的了，她是一直地纏不清楚。

同時，我決定帶她到奈莎德爾（註）去聽一次音樂會。在交響樂裏每一種樂器所擔任的一種任務可以容我對她再來解釋這色彩底問題。我給日特露德講着銅樂器，絃樂器與木管樂器底聲音之間的分別，並且告訴她，這每一種樂器，以不同的強度，都可以發出整組的音階，從最低沉的以至最高銳的音調。我要她去想像，紅的與橙黃的色素相當於喇叭與大喇叭底聲音；黃和綠相當於小提琴，中提琴，和低音提琴；紫和藍則相當於笛和豎笛。從那時候，就有一種內心的狂喜來代替她底疑問了。

「那該是多麼美呀！」她說了又說，於是，突然地：「可是白呢？我不知道什麼可以代

（註） Neuchâtel —— 此言奈莎德爾郡之首府奈莎德爾市，人口約三萬餘。

替白……」

立時顯示了出來：我底比譬該是多麼不可靠。

「白，」可是我仍然給她解釋，「白就是那最高銳的，當一切的音調都混合起來的時候；正和黑是最低沉的一樣。」——但是，這種說法就是能夠使她滿意，卻再也不能使我自己滿意了，因為我立刻就覺得木管與銅器與絃器無論在最低音或在最高音也都是彼此不同的。於是，我沉默着，難住了，祇想發現一種什麼可能的比譬。

「是的，」最後，我說了，「你想像一種完全全純潔的東西吧，一種沒有色彩祇有光的東西——那可就是白。至於黑，就正相反，是什麼色彩都很濃的，以至於一切都給朦朧起來了……」

在這裏我其所以把這談話回憶起來，不過是作為我所時常遇見的困難底一個例子。日特露德有許多事是不了解的，正如那些在心裏祇有不完全或錯誤的思想的人們一樣，這種不完全或錯誤的思想很快就可以將一切的推理能力完全破壞了。祇要她有

了一種曖昧的觀念，那麼，每一種思想都會使她煩惱而且不安的。

我已經說過，在她底心裏最大的困難就是她以爲光和色是密切地連繫着的，所以在以後要把牠們分離也就極不容易。

像這樣，我不斷地試驗着，給她解釋着視覺底世界和聽覺底世界是怎樣不同；我給她打着求其適於彼或適於此的許多比譬，可是這些比譬我都覺得是不完全的。

二月二十九日

我祇顧說着這些比譬，以致沒有說及日特露德對於那一次奈莎德爾底音樂會是怎樣欣賞的。他們所奏的恰好是「田園交響樂」。(註)我其所以說「恰好」因為誰都可以了解，那個樂曲正是我極想選擇給她聽的。我們離開了演奏廳以後，有好一會日特露德還是沉默着，似乎是迷失在神遊之境了。

「你們所看見的真是像那樣美的麼？」終於，她說了。

(註) 樂聖悲多汶作，即有名的第六交響樂。各章之前均冠以標題，如：「田園愉快心之覺醒」、「溪邊小景」、「田舍人之歡會」、「暴風雨」、「牧者之頌歌，風雨過後之歡喜與感謝」——爲近代標題音樂之著例。

「像什麼一樣美，我親愛的？」

「像那『溪邊小景』」

我並沒有馬上回答，因為我想起來，那些和聲所不可言說地表現出來的並不是這現實的世界，而是較之現實的世界要完美得多的一個世界，沒有惡或罪。我還從來不會想到要對日特露德談起惡，罪，或者死。

「那些有眼睛的人，」我說，「是不會領悟到他們底看的幸福的。」

「可是我雖然沒有眼睛，」她叫着，「但是我卻領會聽的幸福了。」

「牧師，你可知道我是多麼快樂麼？」她問着，孩子般地挽着我底手臂一路走去。「不，我這樣說並不是來教你高興的。瞧我：你以為我說謊麼？你在我臉上看不出來麼？我是從聲音裏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的。你可記得，那一天我嬸嬸（她是像這樣稱我底太太的）責難你不替她做一點事，以後你還告訴我你沒有哭呢。我對我自己叫道：『牧師，你說的不是真話呀！』啊，我從你底聲音裏就馬上知道你說的不是真話！我不用來摸你底面頰

就可以知道你在哭了。」她又大聲重複着：「不，我用不着來摸你底面頰——」這使我紅了臉，因為我們還在鎮上，過路的人會回過頭來瞧的。

「你用不着來騙信我，你瞧，」她接着說，「第一，因為設法欺騙一個瞎子是卑鄙的。……再說，我也不會相信的。」她又說了，欣喜地。「告訴我，牧師，你並不感覺不幸麼，你？」

我把她底手放在我底唇間，好像要使她感覺得不用明說，她就是我底幸福底原因。

「不，日特露德，」我馬上回答了。「我一點也不感覺不幸。我為什麼會感覺不幸呢？」

「可是，你有時也哭麼？」

「有時候哭的。」

「自從我說的那一回以後呢？」

「不，那一回以後就沒有哭過。」

「你不曾感覺得要哭麼？」

「不，日特露德。」

「告訴我——你不會對我撒謊麼？」

「不會的，親愛的孩子。」

「那麼，應許我再也不想欺騙我。」

「我應許你。」

「好！現在，告訴我——我美麗麼？」

這個意想不到的問題使我迷惘了，尤其因為直到現在我還不願意對她底無可否認的美麗加以注意；並且，我覺得她自己是大可不必知道她底美麗的。

「你要知道這個，有什麼好呢？」我立刻問了。

「我是急於想知道的呢，」她回答說，「我想要知道我不是……你們怎麼說的  
呢……是不是在這交響樂裏太不調和的。我還能夠去問誰呢，牧師？」

「一位牧師是不管臉上的美麗的，」我說着，儘量地防守着自己。

「爲什麼呢？」



「因為有靈魂底美就夠了。」

「你甯可讓我相信我是醜的麼？」她說着，可愛地努了一努嘴。我是再也不能矜持了。

「日特露德！」我讚嘆着，「你知道你是美的呀！」

她底臉面現出了一種很莊嚴的表情，一直支持着到我們回家來的時候。

當我們一回家來，亞美尼就想出方法來使我覺得她對於我們底出行是不贊許的了。她本是早要說的，但是她卻一言不發地讓我們去了，而事後又來非難，這正是她底老規矩。雖然她並沒有明白地責難我，但是她底沉默就很令人難受。她既然知道我帶了日特露德去聽音樂會的，那麼就問一問我們聽了什麼回來，那不是很自然的麼？而且，她對於這日特露德底快樂這樣不感興趣，對於日特露德也是很難堪的。可是，亞美尼卻不會繼續沉默，祇是好像故意說着一些最不相干的事情。當天晚上，孩子們都上牀睡覺以後，我把她拉到了一邊。

「我帶日特露德去聽音樂，你生氣麼？」我嚴厲地問。

「你從來就沒有像那樣待過你自己家裏的人呢，」這就是她底回答。

她底埋怨總是同樣的，正如她永遠也不去理解那祇爲浪子設宴而不爲家裏的兒子張筵的比喻；（註）並且，她對於日特露德底殘廢全不原諒，這也使我傷心。這可憐的孩子除此還能有什麼別的快乐的日子呢？亞美尼底責難尤其是不公平的，因爲我祇是恰好當天幸而有點閒暇，而且她明知我底孩子們或者是在工作，或者正有別的事情不能出門。亞美尼自己對於任何音樂都是沒有興味的，所以，就是她真有閒暇，就是音樂送上門來，她也決不會想到去聽音樂會。

亞美尼敢於在日特露德面前說了那種話，尤其使我不高興：因爲雖然我把她拉到了一邊，但是她卻故意提高了聲音使日特露德可以聽到。我與其說是發愁，倒不如說是有些憤怒了。不久以後，當亞美尼離開了我們，我便走到日特露德底身旁，拿起了她底織

（註）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節及以下各節。

弱的手按在我底臉上。

「你瞧，」我說，「這一回我沒有哭呢。」

「不，這一回該輪到我了，」她回答着，勉強地微笑。她把她底美麗的臉抬起來向着  
我，而那臉上是突然迷漫着眼淚了。

三月八日

惟一安慰亞美尼的方法就祇有不去做她不高興的事情。這種完全消極的愛底表示就是她所容許給我的一切。她簡直不曉得她是怎樣局促了我底生活。啊，惟願上帝使我能夠爲她做出一些困難的事業罷！我是將以怎樣的小心來做這種鹵莽而冒險的事情啊！但是，幾乎可以說，任何她所不習慣的事，對於她都是不合口味的：因此，她底生活底進展不過是每天重複着那刻板的過去生活而已。她並不要求新的美德，也不希望將已有美德加以發揚，甚且也不高興由我這裏來接納那些美德。任何精神上的努力，雖然由基督教義底見地看來，較之純然的家庭本能尤爲重要的，但是對於她總是不免不適，即

算幸而不會遭到她底責難。

我得承認，當我有一次到奈莎德爾去的時候，我完全忘掉了到我們底商人那裏去清算賬目，並且依着她底要求爲她買一些針線回來。後來，我對於自己是較之她那樣子尤爲憤怒的，尤其因爲我既已忠實地應許過她，並且我知道會有一忠於小事的也會忠於大事」的這種話頭，並且我尤其害怕她會從我底偶然的大意裏面得出什麼全不相干的結論。我是惟願她會責備我的；當然，在這件事上，我本來當被責備。可是，正如平素一樣，隱隱之中却祇有那些假想的埋怨：什麼假使我們祇滿足於我們底實際困難，不去理會那些心靈底魅影與鬼怪，我們底生活該是多麼完美，我們底窮困也可以支持了一類的話……可是，我得說一些別的事情，一些更能成爲一次說教底題目的事情。（『勿思疑』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節。）我已經着手來敘述日特露德底心靈的與智識的發展的歷史，那麼，我就接着說下去罷。

我本想將她底發展一步一步地追敘出來的。我開始說得相當詳細。但是，在當時我

既然沒有時間將這發展底各方面一一記下，所以今日我也很難把那些事實底順序連系起來。在我底奔放的敘述裏，我開始就寫出了日特露德底省察力和我們最近的談話。也許有人會驚奇她怎麼一下就會那麼正確地表現她自己，並且還有那樣賢明的推理能力。我可以說她底進步真是驚人地神速的：我時常讚嘆着她是那樣敏捷地把握了我所給她的智識的滋養，並且是那樣迅速地完成了同化與漸次成長底歷程。她往往豫先料到了我底思想，甚至於超過我底思想，這真令我驚異，因此，當我和她談話的時候，我真想不到她是我所教導的學生。

教導了幾個月之後，幾乎就令人難以相信她曾是智力昏濛已久的人。她已經證明她較之多數爲外界所牽迷，爲無用的心思所荒廢的少女們有着更多的智慧。除此，我相信她較之我們當初所想像的年齡會大一些。似乎是，她是極成功地利用了她底殘疾，這使我常常懷疑那種殘疾對於她也許並不是一種缺憾，而反是一種利益。我不得把她和莎洛特比較起來，有時當我反覆教導莎洛特的時候，一隻蒼蠅飛過也會使她分心。

的，而我就不禁想道，「全是一樣，即使她不能看見，但是她是多麼能聽我底話啊！」

不用說，日特露德愛好讀書；可是，我是極其關切她底思想進程的，因此，我反而希望她不要多讀書，至少當我不在的時候——而且主要地是聖經。這在新教徒看來，會覺得奇異的罷。現在，我得說一說一件有關於音樂的事情，那事情發生，我記得，是正在奈沙德爾音樂會之後不久。

那一次的音樂會，我想，大約是在雅各回家過暑假三星期以前舉行的。在這以前，我曾經幾次把日特露德帶到我們教堂裏那小風琴前面，在平日，那位現在正和日特露德同居的M小姐總是彈這風琴的。那時，M小姐還沒有開始給日特露德教授音樂。我對於音樂雖有深的愛好，可是，對於音樂我却全無知識，而當我挨着她坐在鍵盤前面的時候，我也感覺得對於她簡直不能有所指示。

「不，」她說，「讓我開頭就自己試罷。我一個人試着還好些呢。」

我很高興把她一個人留在那裏，因為單獨和她留在教堂裏似乎是不甚得體的，一

則對於這聖地也有些不敬，再說，也得提防別人底流言。在平日我是不大關心這些的，但現在這不僅有關於我，而且有關於她。當我有什麼事情出外遊訪，我就把她帶到教堂來，將她留在那裏，有時候留上幾個小時，一直到我回來帶她回家的時候。她一心一意地隨手彈奏，而在傍晚之時，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可以見到她還在試着一些和聲出神。

六個月以後，八月初頭的一天，我出外去安慰一個貧苦的老婦人，適值不在，就回到教堂去領日特露德回家。她並不會料想到我會回得這樣快，而完全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發現雅各也正在那裏。他們倆都不會聽見我走了進來，因為我底輕微的步驟已被風琴底聲音淹沒了。我本沒有偵查的存心，可是，對於有關於日特露德的一切事情，我却是深深關切的。我偷偷爬上通向走廊的階沿——一個極好的觀測地位。我得說，當我偷立在那地方的時候，我不會聽到他們任何一個說過一句在我面前所不能說出的話。可是，他是挨近她的，並且有幾次我看見他拿起她底手，指導她底手指去按鍵盤。她既然說過她甯願一個人獨自練習，而現在却竟然接受了他底幫助，這不奇怪麼？我是較之我所敢



於承認的更爲驚奇，更爲傷心了。我已經決定了上前干涉，而雅各却突然望了望他底錶。

「是我去的時候了，」他說。「父親就會來帶你回去。」

於是，我看見他把他所伸給他的手舉向他底唇邊，就走出去了。一會以後，我輕輕地從階沿下來，打開了教堂底門，那麼，她會以爲我是剛剛進來的。

「啊，日特露德預備回去吧？音樂怎麼樣？」

「妙極啦，」她說，聲音是極其自然的。「今兒，我真有點進步啦。」

一種深深的哀愁充滿了我底心。然而，對於我剛剛所寫的事情，我們兩個誰都沒有作出任何的諷示。

我極想和雅各單獨談話。我底太太，日特露德，和孩子們，通常是晚飯不久以後就去睡覺的，留着我們兩個在書房裏直到夜晚。我等待着這個時候。可是，在我開始對他說話以前，我感覺得我底心是跳動得那麼快，並且有着那麼一種煩擾的情緒，這使我不知道

怎樣——甚且不敢——來開始那使我苦惱的問題。但他却率然打破了沉默，宣告着他很想在家裏度過這整個暑假。祇不過幾天以前，他曾經說過想去旅行阿爾坡斯高山的計劃，這計畫很使我們感到興趣，我和我底太太是尤其贊成的。我知道他底朋友T已經選擇了他作這一次旅行底伴侶，現在一定是正在期望着他的；顯然地，這種突然的改變與我偶然所碰到的那一場面不無關係。在起初，一種大的憤怒掃過了我，可是，我害怕假使我不把情感節制一點，則我底兒子一定會完全緘口不發一言，並且，也許我自己竟會因為我底急促的言語而致後悔不及；因此，以頗大的努力，我儘可能地以自然的態度對他發話了。

「我想T是會等着你的吧。」

「啊！」他回答說，「他也並不是絕對等着我的。況且，他另找個人來替代我，也不會有什麼困難。在家裏總比爬山能夠休息得好一點。我想，我可以把時間用在比亂跑一回更好一點的事情上的。」

「是的，」我說，「你已經在家裏找到好的事情了。」

他望着我，在我底聲音裏已經覺到了些微的諷刺，但是却還不大清楚我底動機。

「您知道我一向是愛書本甚於登山手杖的，無論怎麼說，」他很自然地回答。

「是的，我底孩子，」我說着，眼睛盯着他，「可是，你可不是高興教風琴更甚於讀書麼？」

無疑地，他好像是羞紅了臉，因為他把手擱在額上，似乎是要在燈光之下遮掩他自己。然而，他幾乎馬上就恢復原狀了。我希望他底聲音會變得少肯定一點。

「請不要不公平地責備我罷，父親。我並不存心對你隱瞞無論什麼事情。您不過是把我預備表白的先說了出來。」

他底聲音是那麼鎮定，似乎是在念着書本，他說得那麼平靜地，似乎他底年齡比我還大。他底這種異常自持的度態簡直激怒了我。他一感覺得我會切斷他底話語，就抬起手來，好像是說：別忙，先讓我說罷，您以後再說不遲。然而，我却捉住了他底手臂，鹵莽地搖

撼着他。

「與其看見你把煩惱安放到日特露德底純潔的心裏，」我急躁地叫着，「我甯可再也不要看見你！你底表白是不必要的！我真不會相信你竟會這樣卑劣，利用別人底殘疾，利用別人底天真和坦白！還要這樣若無其事地和我談話呢！好生聽清楚！我對日特露德是負着責任的。我不許你從明天起還能和她談話，摸到她或者看到她！」

「可是，父親，」他回答說，還是那麼地使我惱怒了的那種聲音，「我是和您自己一樣尊重日特露德的。您這樣苛責我，絕對錯了；我要告訴您的，不祇是我底行爲，並且還要給您說說我底主意和我心裏的祕密。我愛日特露德，我敬重她，我告訴你；我尤其愛她！煩惱她，利用她底天真和殘疾，這種觀念，對於我正和對於您同樣地可憎。」於是，他申言着他要做她底扶助者，成爲她底朋友和她底丈夫；他說他想過他不應當在她自己沒有答應和他結婚以前來和我談判；又說日特露德自己對於這事還一點也不知道，所以他應先和我來提一提。「這就是我要對您表白的，」他接着說，「別的沒有什麼可說了。」

他底話使我充滿了驚異。當我聽他說着的時候，我是感覺得我底顫顫跳了，我本來預備來譴責他的，但是當他逐步將我發怒的理由褪去了時，我祇是感覺得無能爲了。在他表白完畢之後，我簡直找不出話來說。

「睡覺去罷，」長久沉默之後，我這樣說了。我站起來，把一隻手搭在他底肩頭。「明天我可以告訴你我底想法。」

「至少告訴我您沒有惱我。」

「我得想一晚再說。」

當我第二天清晨再見雅各的時候，真好像我是第一次見到他。我突然明白了我底兒子已經不是一個孩子，而早已成了一個少年；我愈是把他當作了一個孩子看待，我愈覺得我所發現的那個場面可怕。然而，在那一夜，我却自寬自解，認爲那是自然的，正當的。但是爲什麼我底不滿竟是那樣激動的呢？我祇是在稍後才發現出來。現在我得和

雅各談話，讓他知道我底決定。一種正如良心一樣確定的本能警告我，這種婚姻是應當不顧一切代價來加以阻止的。

我把雅各帶到花園底盡頭。

「你對日特露德說過麼？」我第一句話就這樣問他。

「沒有，」他告訴我。「也許她已經覺得我底愛情，但是我還沒有對她表示過。」

「好！答應我不會對她說。」

「我答應遵從您，父親，可是您可以說出您底理由來麼？」

我遲疑着給他說出我底理由，因為我拿不定最先想起的是不是就應當最先說出。可是，我可以說，我現在的行為完全是為優良的判斷所決定的。

「日特露德還太年青呢，」我終於說了。「要記得，她還沒有行過聖禮。你知道，可憐，她並不像別的孩子——她底發育是受過大的阻礙的。像她那樣誠篤，無疑地，一說到愛情，就會使她感動了：這就正是不能對她提起愛情的重大理由。來佔有一個還不能防衛

自己的女人，那是一種卑劣的行爲；我知道你決不會做一個卑劣的人的。你說你底情感不嘗受責難。我却說應當責難，因爲你底情感是早熟的。因爲日特露德還沒有斟酌的能力——我們就應當代她斟酌。這是一種良心問題呀。」

那幾個簡單的字，「憑你底良心罷，」就足以壓制雅各了。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我就時常對他說着這句話。同時，我瞧着他，想到假使日特露德竟能看見，她也會不斷地讚美他那高長的身體——那麼地修直而且柔弱——他那秀美的，沒有皺紋的額，和他那坦白而天真的臉面的吧？然而，這臉面現在是罩上突來的憂鬱了。他光着頭，修長的秀髮從他底鬢骨上面微微卷曲，半掩了他底耳朵。

「我還要請求你一件事情，」我說着，從我們所坐的棧上站了起來。「你說你打算在後天離家。我請你不要把行期再延下去。你至少得出外一個月；我請求你不要把行程縮短一天。明白麼？」

「明白了，父親。我願意遵從你。」

他變得極其蒼白起來——甚至於嘴唇已經沒有血色。可是，我暗自想着，這樣快就屈服了，證明了他底愛情一定不會很強。同時，我是被他底服從深深地感動了。

「我挽回了我所愛的孩子，」我慈愛地對他說。我將他拉到我底面前，用我底嘴唇吻了他底前額。他有一點兒退縮，然而我却並不希望這退縮會影響了我。



三月十日

我們底屋子太小了，小得幾乎大家是層層疊疊地住着的，這對於我底工作就頗多困難，雖則我自己另有一間小房，專爲我休養和應接之用。然而，對家庭中的任何一個作單獨談話還是不便的，因爲在這小房談話自然會發生一種過分嚴重的空氣，而因此，孩子們，玩笑地，就稱那小房爲「聖地」，他們是不許到這聖地來的。那天早晨，雅各到奈莎，德爾去買旅行靴去了。因爲天氣很好，早餐以後，孩子們帶着日特露德出去散步，小心地牽引着她。（在這裏，我高興說出，莎洛特對於她是特別留心的。）因此，很自然地，當我和亞美尼在客廳一同吃茶的時候，我發現我和她單獨相對了。這正是我所要求的，因爲我

老早就想和她談話了。我和她閒談的機會是那樣的稀少，這使我對她十分膽怯；而我要對她談起的事情又沉重地壓住我，那不祇是雅各底表白，而且還有我自己底。在開始談話以前，我想到人們雖是過着同樣的生活，互相親愛，但是彼此之間却仍然是謎樣地隔着一層牆壁；這時，彼此所說的一切，都好像祇是爲了探測這隔膜底抵抗性而悽然地響着的錘子而已。這種隔膜，在一不留心的時候，就會增厚的。

「昨晚和今兒早晨，雅各告訴我，」我開始了，——她正在斟茶——我底聲音是那樣的戰抖，正好像昨天雅各底聲音是那樣的鎮定一樣，「他告訴我，他愛日特露德呢。」

「對你說了正好，」她說着，並不望我，祇是繼續料理着她底家務，好像我所告訴她的不過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或者，不如說，我簡直沒告訴她什麼。

「他說他想和她結婚呢；他——」

「那也是可以用料想得到的，」她喃喃着，微微地聳了一聳肩。

「你會信得過麼？」我奮興地問了。

「老早就可以看出了。可是男人們是不大愛注意那種事情的。」

「既然是那樣，那麼，你早就應當提醒我呀，」我簡單地回答了，明知道反駁也不會有什麼用，並且，在她底反語裏面也許竟會有什麼真理。

「難道隨便什麼你不注意的事情我都得提醒你啊！」她說着，嘴角現出了一絲微微的冷笑，她往往是像這樣來掩護她底沉默的。

我不知道那暗示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想去知道。我是不注意這個的。

「好罷，我倒想聽聽你底想法呢。」

「你知道，親愛的，」嘆息一聲之後，她說了，「我是從來就沒有贊成過把那女孩留在我們家裏的。」

她又把舊事重提，這就頗為激怒我了。

「問題並不是日特露德不在這裏，」我回答說，可是她却接着說下去：

「我老早知道她在這裏祇會招惹煩惱的。」

「那麼，你也想過那麼一種婚姻該是多麼困難的啦！」我又忙着說回來，祇想我們兩人之間能夠調協。「很好，那正是我想從你那裏聽到的。我很高興我們兩個人都有同樣的意見。」我接着說雅各已經很馴善地依從我給他的理由，那麼，她就無須乎再去擔心了：我說我們已經約定，他明天就動身去旅行，至少會出外一月光景。

「我也和你一樣擔心，」我說，「假使他回來了，又看見日特露德在家裏，所以，我想最好把她送到M小姐那裏去，在那裏，我還是一樣可以看見她。對於她，我不否認我是有着責任的。我已經試探過M小姐底口氣，她真是太高興幫助我們了。那麼，你就可以不必再因為有日特露德在我們這裏而苦痛了。M小姐是很高興日特露德的；她表示過她很喜欢這樣的安排。她已經很歡喜地在給日特露德教授音樂了。」

亞美尼似乎下了決心嚴守緘默，那麼，我就祇好再說了下去。

「我想我們應當讓M小姐知道這種情形，好使雅各不會單獨到那裏去找日特露德，你以為怎樣？」

我想用這問題來勾引亞美尼說出一句話來，可是，她祇是緘口無言，好像她已經發誓不再給我說什麼了。我祇得又說了下去，並不是我還有什麼要說的，而祇是因為我耐不住她底緘默。

「再說，雅各回來的時候，他也許已經醫好他底愛情上的創傷了。在他那種年紀，誰又能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呢？」

「啊，有些人就是年紀還大一點，也還是不知道想要的是什麼呢！」終於，她說了。她那謎樣的態度和話語使我惱怒，因為我底天性是禁不起神祕的。我轉向她，請求她解釋一下她底那種話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親愛的，」她悲哀地回答。「祇是我想着你是希望有人來提醒你自己所不覺得的事情的。」

「唔？」

「唔，我感覺得提醒你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說過我是憎惡神祕的，並且，在原則上，我也從不容許我自己含糊。

「假使你要我了解你，你就得麻煩一點，給我把話說個清楚。」我反駁着，也許太粗暴了一些，但這種態度我立即就後悔了，因為我看見她底嘴唇顫慄了好一會。她把頭轉了過去，於是，站了起來，遲疑地，不安地走了幾步。

「可是，到底，亞美尼，」我叫着，「既然什麼都弄妥了，你爲什麼還要煩惱呢？」

我感覺得我底目光使她苦惱，於是，轉過一邊去，我把手肘靠在桌上，把頭依在手上。

「我剛才對你說話太鹵莽了。」我對她說，「請你原諒我罷。」

我聽見她走近了來，感覺得她底指頭輕輕地落在我底額上。

「我可憐的親愛的！」她溫柔地，以充滿了眼淚的聲音喃喃了，於是，立刻離開小房，走了出去。

亞美尼底話，在起初似乎是神祕的，然而事後一想却有一點可以理解了；我是依照着我當初所感覺的把那些話記錄下來的；而在那一天，我第一次地開始明白：應當是日

特露德離開這家庭的時候了。

三月十二日

我自動地爲我自己加上一種職務，就是每天抽出一點時間來對付日特露德，以我所要作的事情底多寡爲轉移，每天給她幾點鐘或幾分鐘。和亞美尼談話之次日，我感覺得輕鬆許多，而且天氣又是這般優美，使我更爲快意，於是我帶着日特露德走過林中，直到猶拉轉彎的地方，在這裏，如果天氣清明，通過樹叢枝葉底遮蔽，越過無際的高曠的田野，就可以望見在微朦之上有着皚然的阿爾波斯山底奇景。當我們走近平時常坐的地方的時候，太陽已在我們左方斜落了。輕密的艸原落到我們脚下；不遠的地方有着告羣牧艸，鈴聲悠揚着。



「牠們畫着風景呢。」日特露德說着，聽着鈴聲底響奏。

正如每一次我們散步的時候一樣，她請求我爲她描述我們所在的地方。

「可是，」我告訴她，「你已經知道啦。這就是可以瞧見阿爾坡斯叢山的地方。」

「你今兒可以把牠們看得清楚麼？」

「你可以看得見牠們所有的光榮。」

「你說過牠們每天總有一些不同的。」

「我把今兒的山比作什麼好呢？比作夏天的乾渴罷。在夜晚之前，牠們會完全溶化在空氣裏的。」

「我想你告訴我，在我們前面的大艸原裏有沒有百合花。」

「沒有，日特露德。百合花是不生在這種高地的。就是有，也是稀有的種類。」

「可是牠們是叫作野地裏的百合花的。」

「野地裏沒有百合花呀。」

「就是在奈莎德爾附近的野地裏也沒有麼？」

「沒有那種野地裏的百合花呀。」

「那麼，爲什麼主基督告訴我們想一想野地裏的百合花呢？」

「在他那時候，當然是有過的；可是人類底文明使牠們不再看見了。」

「我記得你時常告訴我，這世界最大的需要就是信和愛。你不相信假使多有一點信心，人們就可以再見牠們麼？當我聽見那種說法，我保證你我真是看見牠們了。要我說給你聽麼？可以說，那是一些火焰似的花朵，大大的藍色的朶子，充滿着愛的芳香，在夜晚把芳香佈滿了空氣。你爲什麼不對我說牠們是存在的呢？牠們就在這裏，在我們面前；我發覺了牠們！我看見了艸原上頭完全蓋滿了百合花！」

「牠們並不比你所見的更美呢，我底日特露德！」

「你說牠們並不比發所見的更不美！」

「正如你所看見的那樣美。」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最榮華的時候，他底穿戴也比不上這花的一朵。」（註一）她引用着基督底聖言，這樣說着。她底聲音是那樣地優美和諧，使我疑心我是第一次地聽見了這些話語。「最榮華的時候，」她又重複了一回，深思地，於是，沉默了好一會兒。

「我已經告訴過你，日特露德：那些有眼睛的人是不知道怎樣去看的，」我說。而從我底心之奧底，我聽見這樣的祈禱湧了上來：「我感謝你，啊，主，因為你把對聰明的人所隱藏着的，却對卑微的人顯現出來了！」（註二）

「假使你能想得到，」她叫着，活潑而奮興地，「假使你能想得到我是多麼容易地可以把那一切都想像出來呀！等等！你要我把這風景告訴你麼……在我們後面，在我們上頭，在我們周圍，全是大棵的樅樹，發出松脂底香氣，那大的赤幹，那些長而暗的橫枝，當

（註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節。

（註二）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節。

有風吹過的時候，牠們會發出嗚咽。在我們脚下，斜面的書檯似的大山上面攤開的一本大書一樣的，是廣闊的，綠色和雜色的艸原，有蔚藍的影陰，有金黃的陽光；花朵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字——龍膽花，白頭翁，金鳳花，和所羅門底美麗的百合——牛羣以牠們底鈴聲拚成這些字句，而天使們就來頌讀，因為你說過人們是看不見這些的。在這大書下面，我看見一條湮濛的，霧一樣的牛乳的河流，籠罩着一道神祕的深淵，一條無際的河流，沒有彼岸，而再遠些，在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就是那崇高的，閃耀的阿爾坡斯山了……雅各就是要到那邊去的。告訴我：真的他明天就去麼？

「他明天就要去了。他告訴過你嗎？」

「他沒有告訴我，可是我知道的。他會去得很久麼？」

「一個月……日特露德，我要問你……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他到教堂裏去看過你？」

「他去過兩次啊，我本不要對你隱瞞任何事情的，可是我怕傷你底心。」

「你不和我說起反是使我傷心的。」

她底手握住我底手了。

「他去了，他會很悲哀的。」

「告訴我，日特露德……他告訴過你他愛你麼？」

「他沒有告訴過我，可是我是清白地感覺到的，不用說得了。但是他還沒有像你這樣地愛我。」

「你呢，日特露德，他去了，你會悲哀嗎？」

「我想他還是去的好。我不能夠報答他底愛情。」

「可是，告訴我：他去了，你不悲哀麼？」

「你知道我愛的是你呀，牧師……啊，你爲什麼把你底手拿走呢？假使你沒有結過婚，我是不會像這樣跟你說話的。可是，沒有人會跟一個瞎子結婚的啊。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彼此相愛呢？告訴我，牧師，你不以爲愛是錯誤的麼，你？」

「愛總是不錯的。」

「我底心裏祇是感覺着良善。我不要使雅各悲哀。我不要使任何人悲哀……我祇要給人幸福。」

「雅各想要和你結婚呢。」

「你可讓我在他沒有去以前跟他談談話麼？我會讓他明白放棄對我的愛情是他底義務。牧師，你明白，我是不能和誰結婚的，可不是那麼，你會讓我跟他談話麼？」

「今晚。」

「不，明天……正當他動身的時候。」

太陽以燦爛的金光而沉落了。空氣是寒冷的。我們站立起來，在黑暗之中踏着舊道而回家來了。

第  
二  
部

四月二十五日

這些時我是不能不把這記載耽擱一下了。

雪終於化去了，而道路一通之後，我就得去做許多在這大雪封鎖了鄉村的長的期間我不能不放下事情，祇是在昨天我才得到一時的閑暇。

昨晚，我把以前所寫下的重讀了一次……

今天，我才敢於直認我在心下久未承認的那感情：我頗難解釋我怎麼直到現在把那感情誤解了；如前所述的亞美尼底話語怎麼會對於我顯得那麼神祕；並且，在日特露底純真的告白以後，我怎麼還會懷疑着我是不是愛她。我從來就不認為不結婚的愛



情是正當的，而在那掃過了我，使我熱烈地傾向着日特露德的那感情之中，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是應被禁止的。

她底表白之純樸與坦白，使我安心。我自己告訴自己，她祇是一個小孩子呢。假使那是真的愛情，則一定不免有些迷亂或者忸怩。至於我這一方面，我祇感覺得我之愛她正如人們愛一個殘廢的孩子。我照看她祇是如同照看一個病人一樣——我底衝動我認為祇是一種道德的義務，一種責任。是的，老實說，就是當她像前面我所寫的那樣對我說話的那一晚，我還感覺得我底精神是那麼輕快而且愉悅，使我對於我底情感的判斷仍然有所誤解，而我竟然把那樣的話記了下來，那更是一誤再誤了。相信着愛情是可指摘的，而一切可指摘的事都會使心靈歪曲的，我真不肯信那就是愛情，因為我底精神並不感覺到負着重荷。

我不祇是把各次談話照樣追憶出來的，而且也是以同樣的心情來加以整理的。實情是，祇是在昨晚我把所寫下的重讀之後我才初次了解了……

雅各離家以後，我們底生活馬上就恢復平靜的路線了（我讓日特露德和他談了一次話，他要到假期終了才回來一方面爲了規避日特露德，同時，也許是爲了不再在我底面前和她談話。）依照着所計劃的，日特露德到M小姐那裏去住，我每天到那裏去看她。然而，仍然害怕愛情，我留神着不去討論任何可以激動我們的事。我祇是以一位牧師底身份和她說話，並且是儘可能地當着M小姐底面的，而且我祇是忙着她底宗教的教養，準備她在復活節舉行聖禮。

復活節那一天，我親自擔任聖餐式。

那是兩個星期以前。出乎我底意料以外，回家來和我們同過復活節的雅各却並沒有同我去參加聖禮。並且，我還得深深抱憾地加上一句，亞美尼也並沒有去。自我們結婚以來，像這樣的事還是第一次。似乎是，他們兩個想以對於聖禮之違背而協同着在我底快樂之上加上憂愁。然而，幸喜日特露德看不見我是獨自一人來擔當這憂愁底重負的。

我對於亞美尼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她底行爲之中如有什麼間接的責難，無論怎樣是瞞不過我的。但是，她從不公開地指摘我，而祇是以一種孤立來表示她底否定。

這樣的一種憤懣迫使亞美尼底靈魂走到背棄一切高尚興趣的地步，真使我深深傷心。當我回家來的時候，我以全心的誠意爲她祈禱。

至於雅各底缺席，那是由於另外的動機，稍後，我和他的一次談話使我把那動機明白過來了。

五月三日

因爲日特露德底宗教的教育，我不得不以一種新的觀點來將福音書重新讀過。一路讀下去，我愈覺得我們底基督教信仰之中的許多觀念，並不是出諸基督本人底語言，而是由聖保羅底註釋之中所演繹出來的。

71

這正是我剛剛和雅各所討論的題目。他那有着冷酷天性的心，並沒有爲他底靈魂供給充分的營養；他是變得傳統化，武斷化了。他責難我「隨我所好的」而摘取基督教底教義。可是，我並不是隨意去選擇基督底言語的。祇是，在基督和聖保羅之間，我則選取基督。而他，則因爲惟恐二者之間發生對立，就硬不願意把二者分離，決不承認二者之

間的感應有什麼不同之點，並且反駁我說，假如我在這裏是順從了人底意旨，而在那裏却是聽從了上帝底語言。他愈加辯駁，我愈加相信：如果將基督底一些較不重要的言語認爲完全神聖，那該是多麼荒唐。

讀完福音書，我看不見有什麼命令，恐嚇，或者禁止……這一切祇有在聖保羅底書中才可發見。就正是因爲在基督底教義之中找不出這些來，使得雅各有些煩惱。像他那樣的心靈，如果從教師之前，從教師所規定的範圍越出一步，就會迷途了。在他們，自己所放棄的自由，對於別人也不輕易容許，而希望以強迫來獲得由愛情所給與的任何事物。

「可是，父親，」他說道，「我也仰望着靈魂底幸福呢。」

「不，我底孩子。你所要求的祇是靈魂底屈服。」

「幸福也可以在屈服裏面找到的。」

我沒有讓他再說下去，因爲我不喜歡辯駁；我深知去尋求祇可算作幸福之效果的東西，是會怎樣妨害真的幸福。同時，我也知道，一種可愛的靈魂自願屈服，祇願在幸福之

中去獲得一種沒有愛情的屈服，那種想法也是對的。

在其他方面，雅各底論理也極有見地，雖然當我發覺在這樣年少的心裏也有着如此專斷的固執，我是有些傷心，然而，他底論辯底精彩與他底論理底嚴密，我却不能不稱讚了。我常常感覺我比他年青，而今天，我比昨天更爲年青；我再三誦唸着：「除非你們也能改變，變成小孩子一樣，你們是不能進天國的。」（註一）

極力去尋求幸福的生活，無論怎麼說，難道是出賣基督，難道是誹謗或者褻瀆福音書麼？快樂的心境可以使我們底懷疑消滅，可以使我們底心性柔和，這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做的。每一個人多少是能夠快樂的，每一個人都是應當傾向快樂的。日特露德底一笑比我底一切說教更有力地使我明白了這一點。

基督底語言活潑地顯現在我底面前，「假使你是瞎眼的，你便沒有罪了。」（註二）

（註一）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節。

（註二）約翰福音第九章四十一節。

使精神矇昧的罪，是和幸福對立的。日特露德底完全的幸福，從她底整個存在之中照耀出來，就因為她不知道罪之存在。在她之中，祇有光明和愛。

我把四福音詩篇，啓示錄，和約翰底三書信，放到她底愼淑的手中，在這裏面，她可以讀到：「上帝就是光，在他裏面沒有黑暗。」而在福音書中，她也曾經聽見救主說過：「我是世界底光；跟隨我的人不會行走在黑暗裏。」（約翰福音第八章，十二節）我並沒有把保羅底書信給她，因為，她既然瞎眼，不知道罪，那麼，何讓她讀到這樣的話語：「那罪因着誠命，就顯得更爲罪大惡極了。」（羅馬人書第七章，十三節）和以下的論斷，使她惱煩呢？雖然那些論斷是可稱讚的。

五月八日

瑪丁醫生從碩·德·芳到了這裏。他用檢眼鏡把日特露德底眼睛詳細檢驗過。他說他已經和洛桑底眼科專家魯克斯醫生談起過日特露德，並且把他底一些觀察報告給那位醫生了。他們都認為日特露德應當行一回手術。但是我決定在沒有確定以前還不必對她說什麼。在商議好了以後，瑪丁會來給我一個信息。讓日特露德去希望那種也許不會成功的事情，有什麼好呢？——況且，她本來不是很快樂的麼？



五月十日

復活節的時候，雅各和日特露德又在我面前互相見面了——至少雅各接待了日特露德，還和她說了話，不過祇是說些無什關係的事情。他似乎是並不像我所害怕的那樣興奮，而我又自寬自解：不管去年日特露德對他說了怎樣的話，但在一年的期間，他底愛情會很容易地消滅了。他現在對於日特露德的這種態度，是非常可喜的；並且，他現在自然而然地了解了他自己，更使我快樂。在他底心裏，無可否認地是存在着多量的良善的。

然而，我仍然懷疑着雅各底屈服並不是未經辯論與戰鬥的。他在他底心上所加的

縛束，現在對於他現得是好的；但是可慮的是他會希望着將這縛束也加在旁人上頭。在我剛才和他討論的時候，我就感覺了這一點。拉羅哲弗科德（註）可不是說過靈總是爲心所欺騙的麼？無須說，我後來不敢對他這話提起，因爲我知道他底心靈正是很容易因爲討論而變得固執起來的；可是，在那一晚，在聖保羅底話語裏我却發現了對他的一個好的回答（我可以用他自己底武器來攻擊他）於是，我就在他底房裏留下了一張紙條，在這上面他可以讀到：「不吃的人，不要論斷吃的；因爲上帝已經接納了他。」（羅馬人書，十四章十三節。）

我也許還會將這下面的話語一齊抄下：「因爲主耶穌，我深知，我深信，所有一切都不是本身不潔的；祇是如果有人認爲不潔，對於那人就是不潔的了。」（羅馬人書，十四章十四節）——然而，我不敢，我恐怕雅各對於我對日特露德的存心會誤解作就是他自己也不會有的難堪的觀念。顯然地，這是一種教養上的問題；但是聖書上多少別的地

（註） La Roche-foucauld —— 法國道德家，有感言集行世。

方（如「假使你底眼睛，……」分餅的奇蹟，加拿婚筵上的奇蹟，等等……）人們豈不也是加上兩種或三種不同的意義的麼？這不是可以詭辯的事情；這一節底意義是重大而深長的：縛束不是爲法律所制定，而是爲愛所加上的，而聖保羅接着就又宣說道：「但是，假使你底兄弟因爲你底食物而憂愁，你底行爲就是不仁愛的了。」（羅馬人書，十四章十五節）就是因爲沒有愛，才使得魔鬼來到我們心中。啊，主，請將我心裏一切不屬於愛的，都消滅了罷！……因爲我是不應當使得雅各激惱的。第二天，在我底棹上發現了我寫過那一句話的那張紙條，而在紙條背後，雅各却簡單地加上了由那同一章裏所提出的另一節：「不要你用你底食物來毀滅基督曾經爲他而死的人罷。」（羅馬人書，十四章十五節）

我將那一章又從頭讀過。牠成爲了無止的辯論底出發點。我能夠以這些疑雲來苦惱日特露德，來暗澹她底明快的天空麼？我使她相信着惟一的犯罪就是妨礙別人底幸福或者危累我們自己底幸福，這樣我豈不是更近於基督，而且使她更近於基督麼？

唉，多少靈魂還是和幸福特別無緣的……愚昧而且固執……我想起了可憐的亞美尼。我不斷地催促她，鼓舞她，設法使她前進。是的，我願意使每個人都能得見上帝。可是她總是逃避，總是自己關閉，正如有些花兒祇在陽光之下開放一樣。她所見的一切，都使她煩惱，使她苦痛。

「你要怎麼樣，我親愛的？」有一天她這樣對我說，「我可沒有瞎眼的命呀。」

她底諷刺使我都麼難受，我是怎樣吃力才不會因為她底反語而惱怒起來！我想她應當知道對於日特露德底殘疾的任何諷喻都會使我都麼深深地傷心。然而，她使我感覺了，我所最稱讚着日特露德的就是她底無限的溫柔：我從來不曾見過她對任何人發出半點埋怨。我真不能讓她知道無論什麼使她傷心的事情。

然而就是她那在隨處散佈着幸福的快樂精神，也祇使亞美尼完全地憂鬱而且煩躁。亞美尼底精神是祇會吸收憂鬱的。探望貧病的苦人，一天辛勞，全身疲困，傍晚之時間到家來，我底可憐的心是急需着安慰，慈愛，和溫存，然而，在我底家庭，我却多半祇能發現

煩惱，爭吵，與喧鬧；與其是這樣，我真一千倍地情願去忍受那戶外的寒風與凍雨。我知道我們那位羅莎尼對於什麼事都是不大在乎的；然而，當亞美尼一定要和她爭個輸贏的時候，也不見得她一定是不對而亞美尼一定就是對的。我知道莎洛特和加斯巴這兩個孩子都是暴躁的；可是，亞美尼假使不去時常對他們高聲咆哮，情形豈不會好一些麼？正如同海濱的圓石一樣，一切的命令，警告與叱責全都失去効用了，孩子們是不會像我這樣煩惱的。我知道小克勞德正在生牙齒，但是，如果我一時把他弄得安靜了，而她和薩拉却不斷地去姑息他，那豈不把他弄得更壞？或當我不在的時候讓他去哭一個心滿意足，也許他還會少哭一點吧？可是，我知道當他一哭的時候她們總會跑到他那裏去的。

薩拉正和她母親一樣，因為這個原由，我真想把她送到寄宿學校去了。然而，不幸得很，她却一點也不像當年和我訂婚的時候的她底母親，而祇像這受過多年沉悶生活底煎熬的她底母親。真的，祇是不久以前，在我每一次心花爆發之時還對着我微笑的那靈魂，那與我底生活密切地聯系着，似乎指引着我走向光明之路的那靈魂，在今日的她底

身上，可是難以看出了——也許，在那時是愛情欺騙了我麼？在薩拉身上，我祇能發現那些惡俗的憂煩；正和她母親一樣，她祇是讓她自己爲俗慮所苦惱；就是她底面部底表情，也變得生硬而且沮喪了，簡直反映不出一點內在的精神的火燄。她對於詩歌和一般的讀物都沒有興趣，我從來不會恍惚聽見過她和她母親談過我稍能有意參加的談話。當我在她們身邊伏案工作的時候，我真不知道感覺得怎樣孤寂。

自入秋以來，日子變得短了，藉着早暗之便，如果我底行程允許我——那就是，如果我能夠回得夠早——我就常到M小姐底居所去飲茶。我還沒有說到，自去年十一月以來，M小姐和日特露德撫養了瑪丁醫生交托給她們的三個瞎眼女孩。日特露德教她們唸書和做幾種簡易的工作，這些工作，她們已經做得很熟練了。

每次我回到拉·格蘭底那溫暖的空氣之中，我就覺得極大的慰藉了，我時常惟願能在那裏待上二天或三天不走。M小姐，不用說，照顧着日特露德和那三個女孩是沒有什麼大的麻煩和不便的；三個女僕誠心誠意地幫助她，省去她不少的勞苦。幸福與悠閒

在這裏可說是最應該的了！M小姐對於貧苦的人是深深關心的；她有一種深刻的宗教的精神，似乎祇是爲了給與愛而降生的；哪怕她底頭髮已經銀白，但是，再也沒有什麼較之她底微笑還要年青，沒有什麼比她底動作還要和諧，比她底聲音還要優美。日特露德也學着她底態度和她底說話方式，帶着那同樣的高低抑揚，不祇是在聲音上，而且在所有一切上，都有着相似。我時常以這種相似性來對她們倆取笑，可是她們祇裝作不去注意。假使我有時間在那裏待上一些時候，看着她們坐在一起，日特露德把頭依在她友人底肩上，把她底一隻手握在她自己底手中，聽着我給她們唸着拉瑪丁或者雨果底詩句——那該是多麼美麗啊！看着那些詩句在那兩顆純潔的心裏反映出來，那該是多麼快樂啊！就是那些小姑娘們對於這個也不是意識不到的。這些孩子真有非凡的發展，她們在這和平與愛的空氣之中作出驚人的進步。起初，當M小姐告訴她們爲了健康和快樂應該學習舞蹈的時候，我微笑了；而現在，我則讚嘆着她們底動作之律動的美。然而，不幸她們自己對於她們底動作却不能夠鑒賞到。可是，M小姐告訴我，她們自己所看不見的

動作，她們却是可以從肌肉底和諧之中意識到的。日特露德也以真的嬌美和嫵雅添參加着這些舞蹈，並且感到極大的樂趣。或者，有時候，M小姐也參加到這些幼年人底遊戲裏來，而日特露德則彈着鋼琴。說來，她底音樂進步真是驚人的；現在，她每星期日在教堂彈琴，而作為歌唱聖歌底前奏，也時時短短地即興作曲。

每個星期日她到我們家裏早餐；我底孩子們，雖然興趣和情感各有不同，但是對於她顯然是一致歡迎的。亞美尼現在也沒有那樣地神經質，早餐往往是全無阻礙地過去。於是，全家伴着日特露德回拉·格蘭。這對於孩子們可算一件盛舉，因為M小姐總是很高興地把糖菓堆滿他們，使他們滿載而歸。亞美尼自己呢，雖然並不為這些好意所感動，然而到底也變得緩和，而且似乎有些返老還童了。我相信，以後她也許再難回到她那令人討厭的生活路綫上去吧。



五月十八日

現在，天氣清明了，我又可以和日特露德一同散步。近來，又有過幾次風雪，不幾天以前，道路還是溜泥不堪的；而且，我也沒有機會和她單獨相對一會的工夫。

我們急速地行着；寒風吹紅了她底面頰，並且不斷地吹着她底黃髮繞在她底面旁。當我們經過沼邊，我從叢木中摘下幾朵燈心草花來，插到她底帽子下面，栽到她底頭髮裏邊，使牠們不致落了下來。

我們一直不大交言，因為單獨在一處使我們有點窘困。突然，日特露德將臉面轉向  
我來。

「你想雅各還愛我麼？」她問。

「他決意放棄你了，」我立刻回答。

「可是，你想他知道你愛我麼？」她說。

自從我前面所記下的去年夏天那次談話以後，六個多月已經過去了（這真令我驚異）我們中間還從不曾說過一句關於愛情的話。我說過，我們沒有機會單獨相對，這無疑地是萬幸……日特露德底問題使我底心跳得那麼快，使我不得不稍稍放鬆我們底脚步。

「一整個世界全知道我愛你呀，日特露德，」我叫了。

「不，不！你不是在回答我底問題。」

「亞美尼嬸嬸是知道的，」沉默一刻之後，她接着說，「我知道那會使她悲哀的。」

「無論怎樣，她總是要悲哀的，」我反駁着，我底聲音表示了我缺少着自信。「愛悲

哀是她底天性。」

「啊，你老是想來寬我底心，」她說着，急躁地。「可是，我是用不着你來寬我底心的呀。我知道，有多少事情，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並沒有告訴我，爲的怕我煩惱，或者怕我傷心，所以，有時候……」

她底聲音慢慢地低了下來；她停止着，好像喘不出氣。

「有時候——」我重複了一次。

「所以，有時候，」她憂愁地說了下去，「我感覺得，我從你那裏得到的一切幸福，似乎全是根據在糊塗上頭的。」

「可是，日特露德……」

「不，讓我告訴你：我並不需要像那樣的幸福。要明白，我……我並不一定要求幸福。我祇是倒要知道知道，有多少事情我是看不見的，當然，那裏面也有不愉快的，可是，你却沒有任何權利來把牠們對我隱瞞。這一冬幾個月，我把這事想過許久；你瞧，我害怕這整個世界並不像你所要我相信的那樣美麗，牧師——老實說，簡直不是那麼一回事呢。」

「人類往往把世界變得醜惡，這是真的，」我論辯着，膽怯地，因為她底思想底飛躍使我駭怕，我祇想使她底這種抑鬱的心境重新變得堅定。似乎是，這句話使她感動了。

「正是呀！她叫着，我祇是要確切地知道我不會在這些錯誤上頭又來加上錯誤。」

好一會，我們繼續在沉默之中快步走着。我可以告訴她的一切事情和我感覺她心裏已經想到的事情互相衝突着；我也害怕我會說出了有關於我們自身命運的語句。而當我想到瑪丁所告訴我的話——她也許可以看見——一種大的苦痛就充滿了我底心頭。

「我很想問問你，」終於，她說了，「可是我不知道怎樣說……」

她提起了所有的勇氣，而我也不能不提起全副勇氣來聽。可是，我怎麼會料想得到那苦惱了她的問題呢？

「瞎子生的孩子一定會生來就是瞎子麼？」

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是誰把這談話逼下去的；但是，現在，這談話是不能不談下去了。

「不會的，日特露德。」我告訴她。「除開極少數的例外，瞎子生的孩子沒有理由一定就是瞎子。」

這似乎使她大大地寬心了。我本想問她爲什麼要問這問題，然而我不敢。

「可是，日特露德，」我不知所措地說了，「得先結婚才能生孩子的呢。」

「別告訴我那個，牧師！我知道那不是真話。」

「我告訴你的是我認爲應當對你說的，」我反駁着。「可是，在事實上，自然底法律也容許人和上帝底法律所不能容許的事情。」

「你時常告訴我上帝底法律就是愛底法律。」

「在那句話裏，愛祇是仁愛的愛。」

「那麼，你愛我，祇是仁愛的愛？」

「你知道我不是那樣的，日特露德。」

「你相信如果依照上帝底法律我們底愛是應當斷絕的麼？」

「你是什麼意思？」

「啊，你自然知道呀。那應當是不用我來說的。」

我無法規避這個爭論；我底心已經紛亂，我底論證已經敗北了。

「日特露德，」我絕望地叫了，「你以為你底愛是有罪的麼？」

她改正了我底話：

「『我們』底愛……我說我應當想一想。」

「唔？」我底哀懇的聲音使我自己也吃驚了。

「可是我怎麼也不能不愛你，」她接着說了，連氣也喘不過來。

這一切都是昨日底事。在當初，我不能決定把不把這些談話記錄下來……我不知道那次散步是怎樣完結的。我挽着她底手臂，我們忙迫地走去，好像逃開什麼似地。在那時候，我感覺得我底精神已經離開我底肉體了——似乎路上最小的一顆圓石也可以把我們滑倒到塵埃之上。

五月十九日

馬丁今早轉來了。魯克斯已經決定日特露德可以施行手術，並且要求將她暫時交付給他。我是不反對的，然而，好像一個懦夫一樣，我請求容我攷慮一下。我請他們讓我慢慢地把她準備起來。……我底心應當喜躍起來吧，然而我却反而感覺抑鬱，感覺不可言說的苦痛之重壓。一想到我會告訴日特露德她也許可以看見，我底心就不禁戰慄了。

五月十九日夜晚

我已經見過日特露德，然而不能對她談話。今晚在拉·格蘭，因為在客廳裏沒有一個人，我一直走上她底房間。祇有我們兩個。

許久許久，我把她緊抱在我底胸前。她並沒有什麼防禦的動作。而當她抬起臉面向我的時候，我們底嘴唇相合了……



五月二十一日

你使得夜晚這樣地深沉，這樣地美麗，是爲了我們麼，啊，主？是爲了我麼？夜氣是溫柔的，月光如水瀉到我底窗前，而我是在靜聽着諸天底無際的靜寂。啊，一切創造之暮暗的崇敬，將我底心溶化在無言的神遊中了！我祇能熱烈地祈禱。假使愛是有限制的，那不是對於你，啊，主，而祇是對於人。我底愛在人們底眼中雖然也許顯得有罪，但是，請告訴我牠在你底眼中却是聖潔的，啊，主！

我想使我自己超脫於罪孽的思想；然而，罪孽是不可以寬容的，而我也不願背棄了基督。不，在愛着日特露德這一事上，我是不承認有罪的。我不能將我心上的愛情除掉，除

非把我底心也挖掉。而這是爲什麼呢？即使我並不已經這樣愛了她，我也應當以憐恤她來愛她；不再愛她，那是欺心的。而且她是需要着我底愛情的啊……

天主，我已經不再知道了，我祇知道有你……請指引我！有時，似乎是，我已經沉沒在黑暗之中，而他們將要給她的光明，似乎是已經從我底眼中奪去了。

日特露德昨天進了洛桑療養院。她將在那裏住上二十天。我以極度的憂慮等待着。她底歸來。馬丁會帶她回來的。她要我應許她不到那裏去看她。

五月二十二日

馬丁來信：手術成功！可讚美的上帝啊！

五月二十四日

一想到我會被她看見，一想到至今她不會看見而愛着的我終會被她看見了——我就不能不可忍耐地焦急起來。她會認識我麼？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對着鏡子感覺了不安。假使她底眼睛竟不像她底心地那麼寬大，我將怎樣呢？啊，天主，有時候，我想我是需要着她底愛情來愛你呢。

五月二十七日

工作增加使我並沒有過多的煩躁過去了這些日子。祇要心有所主，使我入於忘我之境，那就是可以祝福的了；然而，從早到晚，無論在什麼事上，總有她底影像追隨着我。

明天，她得回來了。一星期來，亞美尼祇表現了她底性情底好的一面，並且似乎頗具苦心。她來使我忘掉那不在眼前的人。現在，她是和孩子們在準備着歡慶日特露德底歸來了。

五月二十八日

加斯巴和莎洛特採集了許多在林間和田間所能找到的花朵。老羅莎尼正在做着一個偉大的紀念餅，薩拉在那上面用金紙裝置着一些我全不了解的花飾。我們期待着她在正午回來。我寫着，以消磨這等待的時間。已經十一點鐘了。每一刻，我都抬起頭來，看看下邊馬丁底馬車會要出現的道路。我抑制着自己，不去迎接她；爲了尊敬亞美尼，還是不要跑出去的好。我底心跳着……啊，他們到了！

◁五月二十八日晚

我是陷入怎樣的悲慘之夜了啊！

憐憫罷，主，憐憫罷！我情願不愛她，可是，你，啊，主呀，你別讓她死呀！

我真還有害怕的理由？她幹了什麼？她到底想怎麼樣？亞美尼和薩拉告訴我，她們伴着她直到拉·格蘭門前，M小姐正在那裏迎接她。以後，她却要走轉來……是發生了怎樣的<sup>事情</sup>啊？

我是極力使我底思想稍稍有點次序。她們給我的報告，不是不完全的，就是互相抵

觸的。一切都在我底心裏混亂起來了……M小姐底園丁把她救回的時候，她已經不省人事。他說，他看見她獨自在河邊的路上走着，走過花園底橋，於是，就不見了。可是，當初並不知道她跌到河裏去了，所以並不會馬上急急跑去。他在那激流沖開的小水閘附近發現了她。稍後，當我看見她的時候，她還沒有恢復知覺。幸喜有許多人底美意的照料，她算是不久以後就恢復過來。感謝上帝，馬丁還沒有走，他解釋着她所陷入的那種恍惚而倦怠的狀態；他無法詢問她；也許她是什麼也聽不見，也許她是決意保持沉默吧。她底呼吸仍然是急促的，馬丁害怕會發生肺充血。他使用了芥子膏和放血杯，於是應許明天再來。錯的就是當初他們忙着使她回復知覺的時候不會把她底濕衣脫下，濕衣在她底身上纏得太久，而河水差不多是要冰凍的呢。惟一能和她談話的是M小姐，她認為日特露德是要去摘取河邊盛開的「勿忘儂」花，但是，因為誤於估計距離，或者錯把花叢當作了實地，所以忽然失足了……假使我真能相信這話啊！假使我真能相信那祇是出於偶然的失慎，多麼可怕的重壓會從我底心上移去！在歡愉的午餐的時候，她那從來不曾離過



她底臉面的奇異的笑容，就使我煩惱；她那勉強的笑容我當初不會識破，然而我祇好相信那祇是由於她底眼睛新愈的關係；那笑容從她底眼中滴下，好像淚水和這笑容比較起來，別人底俗惡的快樂就現得討厭了。她並不會盡情歡樂；似乎她已經發現了一個秘密，這秘密無疑地，假使我們兩人是單獨相對，她定會對我公開的。她幾乎沒有說一句話；然而，這並不是稀奇的，因為在那麼嘈囂的人羣間，她往往是保持沉默的。

啊，主，我懇求你：讓她和我說話！我需要知道，因為假使我不知道，我怎麼能夠活下去？然而，假使她真不要活，那就正是因為她已經知道了麼？知道了什麼？我底親愛的，你知道了什麼可怕的事情麼？你，我將你從世俗的事情維護了出來，而你又突然地能夠看見了麼？

在她底牀前我待了兩點多鐘，我底眼睛一直不會離開過她底臉面，她底蒼白的面頰，她底纖弱的眼睛閉着，含着不可言說的悲哀，她底頭髮仍然是濕濡的，披散在她底枕上，如同海草——我待在她底牀邊，聽着她底苦悶的，不規則的呼吸。

五月二十九日

M小姐今早來見我，正當我要到拉·格蘭去的時候。經過一個略略平靜的夜晚以後，日特露德終從失神狀態中清醒過來了。當我走進她底房間，她向我微笑了，並且示意要我坐在她底牀邊。我不敢問她，而無疑地，她也怕我也許會問，因為她似乎是阻攔我一般地馬上就開始說話了。

「你們管那些小藍花叫什麼，那些我想到河邊去摘的，像天一樣藍的小藍花？你可以給我摘一束麼？你去摘是比我容易得多的。我很喜歡把牠摘來，放到我底牀邊……」

她底聲音裏面的勉強的愉快，使我感覺憂傷。她似乎也感到這一點了。

「今兒早晨我不能跟你談話，」她接着說了，更莊嚴地，「我太倦了。你給我去摘那些花來，肯麼？你待一會再來罷。」

一點鐘之後，我帶着一束「勿忘儂」花再到她那裏去。M小姐告訴我日特露德又睡覺了，在傍晚之前是不能見我的。

今晚，我又看見了她。一堆靠枕把她支持着，使她坐了起來，那新梳過的，盤在頭上的辮髮上面，還插着幾朵我給她摘的「勿忘儂」花。

她底熱度很高，似乎非常沮喪。她將我伸給她的手握在她底火熱的手中。我仍然站在她底床前。

「我有最後的話想給你說，牧師，因為我怕我今晚上會死的，」她說着。「今早，我騙了你啦。那並不是要去摘什麼花……現在，假使我老實告訴你，我本是想去自殺，你會恕我麼？」

我跪在她底牀邊，將她底瘦弱的手握在我底手裏；然而，她却把她底手抽開，開始撫

摸我底前額而我則將我底頭埋在被單裏面，來隱藏我底眼淚，抑止我底啜泣。

「真苦惱呢——知道麼？」她溫柔地問了。於是，見着我不能回答，就接着說了下去，「我親愛的，我親愛的，你知道，我在你底心裏，在你底生活裏，佔了太多的位置！當我一看見你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因為我所佔據的位置是屬於別人的，她正爲了這而悲哀。所錯的就是我沒有早一點感覺到這一點；或者，至少——因為我現在是十分明白的——我不應當讓你來愛我。當我突然之間看見了她那可憐的，苦惱的臉面，我不禁想到我對於她底不幸是應當負責的。不，別給我辯駁——祇是讓我走開，使她幸福！」

她底手停止了摸撫我底前額；我握住她底手，在上面印上了吻和淚。然而她却不耐煩地將手扯回，以一種新的慘痛揮着了。

「那不是我要告訴你的；不，那不是我要告訴你的！」她反覆說着，我可以看見汗珠浸濕了她底額頭。於是，她閉下了她底眼睛，閉了好一會，似乎是在凝神或者是要回返到她從前的盲目狀態。

「當你使我得見光明的時候，」她以微弱而淒然的聲音說了，於是，睜開眼睛，聲音也提高了來，「在我底眼前所開展的是一個比我所能想像的更爲美麗的世界！我的永遠想像不到白天會這樣晴快，空氣會這樣光明，天空會這樣廣大。可是，我是再也不能想像人們眉上的憂愁了。而當我回來的時候，可知道我最先所看到的是什麼……啊，這是最重要的，是我特別要告訴你的！我最先看到的就是我們底錯誤，我們底罪孽。不，別給我辯駁！記住基督底言語：『假使你是瞎眼的，你便沒有罪了。』可是，現在，我看見啦。站起來，牧師。坐在那兒，坐在我旁邊。聽我說，別打攪我。當我在病院的時候，我唸過，或者，不如說，我聽見別人唸過，一些我不會知道的，你從來不會給我唸過的聖經上的章句。我記得聖保羅有一句話，這話我反覆唸過一整天：『以前，沒有法律，我是活着；但是，誠命來到，罪復活了，而我就死了。』」（註）

她在極端奮興狀態之中說着，她底聲音很高，而那最後的話幾乎是叫出來的，使我

（註）羅馬人書第七章九節。

害怕會被外面的人們聽見。她又閉下了眼睛，以微弱的低語，對自己說着一般地，反覆着那最後的話句。

「罪復活了——而我就死了。」

我戰慄了，我底心在恐怖之中冰結了起來。我想要分開她底思想。

「誰給你唸的那樣的話？」我問。

「雅各呀，」她回答了，睜開了眼睛盯住我。「你知道他變了麼？」

那已經夠了；我正要請求她沉默下來，可是她却說了下去。

「我底親愛的，我會使你深深地傷心了，可是，在我們中間，不應當還有欺騙。當我看見雅各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所愛的不是你，却是他。他恰好有着你底臉面——那就是說，他底臉面正是我所想像的你底臉面啊……你爲什麼要把他弄走了？我要和他結婚……」

「可是，日特露德，現在還成呀！」我叫着，絕望地。

「他已經改宗了！」她激烈地叫着，因為哭泣而全身戰動。「啊，我要告訴他……」她神遊一般地嘆息了……「你瞧，除了死以外，什麼也沒有留下給我——我渴啦！叫個什麼人進來，我請求你！我會悶死啦！你放了我罷啊，想不到會像這樣來對你說話呢！離開我！讓我們分開罷！我真受不了！」

我離開了她，請M小姐代替我底位置；她底極度的奮興使我害怕我在她面前祇能使她底病狀更壞。我請求她們萬一她更沉重下去，馬上給我知道。

五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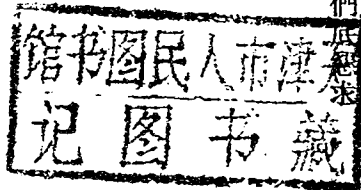
天！祇是在睡夢之中我再見到她。今早破曉的時候，她死了，經過了一夜的譴語和苦悶。雅各，因為日特露德底最後的請求，由M小姐急急地召了回來，然而，祇在氣絕以後幾小時才趕到的。他嚴厲地責難我不早早請一位牧師來。然而，既不知道他是留在洛桑，我怎麼知道，日特露德所作的事，顯然是由他所慫恿！同時，他向我宣佈了他底改宗，和日特露德底改宗。兩個人就是這樣一同離開我了：終身爲我所隔離，一同由我底身邊飛去，而在上帝之前再行結合。然而，我寬慰我自己，雅各底改宗，如其說由於愛，不如說由於理智吧。



「父親，他對我說，「責難你，那是不對的，但是，是您底錯誤的榜樣引導了我的啊。」雅各去了以後，我跪在亞美尼身邊，請她爲我所禱，因爲我需要扶助。她簡單地反覆

着，「我們底天父，我們在天上的父……」斷斷續續地，在那每一句充滿着我們的禱告之間，作着長時間的停頓。

我真想痛哭，然而我感覺得我底心已經像沙漠一般荒涼了。



## 後記

一切偉大的藝術家，往往反乎自己底意志而成爲一個批判者和一個預言家。對於紀德我是作如是想的。以四十年底努力，紀德探測了現代個人主義文化之極峯，成爲了現代個人主義文壇之領袖——紀德是以嚴肅而虔敬的心情來執行這一份任務的。由此，就產生了紀德底許多重要作品（尤其是田園交響樂和偽幣製造者）所表現的懷疑、不安、矛盾和控訴；換言之，因此就造成了藝術家的紀德底悲慘的命運，他底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因爲，以宗教家一般的嚴肅與虔敬，紀德底眼睛對於他所生存的社會底虛偽、畸形、墮落和腐敗，是不能無視的，而由個人主義出發的紀德，對於這一切，除了消極的控

訴以外，再也發不出更有效的反抗——這之中，就存在了紀德底悲劇。

然而，忠實的藝術家是決不能永遠欺騙自己的吧？因此，紀德底有名的日記（註），終於作爲對於新的歷史發展之忠實的反映而出現了。這應當不是偶然的。在日記裏面，他以這樣的話來結束他底信仰之宣告：「我是以冷靜的頭腦和一切的誠摯來寫下這些話的，我深深感覺我至少有留下這樣的一個口供之必要，因爲我怕在我來不及有更好的表白之前，死神就會追上我了。」像這樣幾乎令人戰慄的嚴肅的告白明白地昭示了紀德在他底四十年的摸索之中所懷的極大的苦悶，而且，我們尤其應當感激他的，就是由他自己底告白，我們可以全無疑惑地以新的尺度來衡量他底作品，而使他出現於新的光輝之中。

（註）日記中最有名的一段，是宣佈他和個人主義之絕緣，和他新的信仰：「雖以生命赴之，亦所深願……」我記得一個法國批評家好像說過紀德之轉變並不足惜之類的話；但是，我却覺得紀德底「改宗」到底是法國個人主義文壇底一大損失。如今，單靠哇萊茲之流來支持這搖搖欲墜的傳統，是令人頗有寂寞之感的。

田園交響樂是紀德底傑作，我想就是這粗率而拙劣的譯文，也是可以使讀者感動的。在這作品裏，紀德底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達到了極致。我們試想想「沒有眼睛的人該是多麼幸福」這樣的話，該是如何悲哀和慘痛，然而，今日的紀德却必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的。

我底譯文是由 Great Short Novels of the World 之中的英譯轉譯過來的，譯者爲 Thurston Macanley，對於法文似乎不很高明，我底初譯稿原來發表在小說半月刊上，是完全根據英譯的，但是和法文原文相差之處很多。現在出現在這裏的譯文，是經過友人陸蠡，諸侯，郎偉三位由法文校過以後，再由伍禪，靜川兩位由日譯本加以參證的。對於他們，我在這裏深深感謝。但是，如果還有和原文出入的地方，當由我自己負責。

譯者 一九三五年五月。

版初月六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二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二第

編主金巴

者行刊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十二里安德路明昆海上

者刷印

司公刷印一三

號七九七路明昆海上

處售經約特

店書明開

路州福海上

處售經約特川四

店書明開都成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 樂響交園田

作德紐.A  
譯尼麗

角三五價實裝精

# 俄羅斯的童話

高爾基著

魯迅譯

高爾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說和戲劇，誰也決不說他是童話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話。他所做的童話裏，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記這是童話，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話。說是做給成人看的童話罷，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惡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裏看了一批人，又伸出頭來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進頭去在沙龍裏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歷來的創作裏。這種童話裏所寫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實，然而這是呼吸，是瘡子，是瘡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會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畫的筆法，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和病情，但又不只寫出了老俄國人，所以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看起來，也往往會覺得他好像講着周圍的人物，或者簡直自己的頂門上給扎了一大針。

但是，要全愈的病人不辭熱痛的針灸，要上進的讀者也決不怕惡辣的書！

# 獄中記

柏克曼著  
巴金譯

柏克曼敘述故事的手腕和杜思退夫斯基以及其他的俄國的寫實主義者相似……他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柏克曼在他的熱狂裏是一個抒情的詩人。然而甚至在他熱狂裏他看事物也很清楚。他解釋他自己和他的主張的一部分是一件稀有的心理學的作品……愛好果戈理，杜思退夫斯基，托爾斯太，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得列夫的著作的讀者可以把柏克曼看做那些作者所描寫的人物的兄弟。

— W. M. Reedy

— S. Yanofsky

這不是一個成熟的心靈的成熟的產物。讀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張，他却不能放過本書的深邃的心理學的洞察和優美的文學的內容。

柏克曼的獄中記無疑地是一部偉大的自傳。——加本特  
在這本書描寫他的生活經驗的書裏柏克曼給了我們一個恐怖和驚人的記載，這差不多是沒有匹敵的。

本書的不可思議的魔力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超過。——紐約太晤士報  
著者的手腕頗似斯拉夫的寫實主義者，而且被批評家比作杜思退夫斯基和安得列夫，他的作品必有一種驚人的魔力，同時還有一個社會的價值。

——紐約地球報  
——紐約講壇報

——紐約講壇報

# 戰爭

鐵霍諾夫作  
茅盾譯

這是描寫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作者是現代蘇聯的新作家，生於一八九六年。他從小就喜歡寫戰爭小說，不過這些幼年的作品他都沒有發表。十九歲時進了騎兵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在前線的。「戰爭」這小說，却不是「西線無戰事」一類的經驗小說或回憶小說，這是作者用了他在大戰中所得的經驗加上他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正確的理解，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因以及過程，造成了的藝術的形象。這書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現在是被推為蘇聯新實現主義作品的傑作之一。原文頗長，英文翻譯有一個節本，全書的精采是保存了的。現在就依此英譯的節本轉譯成中文。（二月出版。）



# 第一次世界大戰

約翰·史蒂爾著

白石

譯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史蒂爾預言希特勒政府一月之內將有內闕，而六月清黨事件就發生了；七月十六日，預言陶爾斐司一月之內將被推翻，而七月二十五日陶爾斐司就以被刺聞了。

史蒂爾是一個正確的預言家；他的預言不是神祕的，而是根據於深密的觀察的。

現在，史蒂爾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信不信由你，但我們必須知道這預言是根據了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爲國際政治之寶典，目前國際形勢之詳盡而細密的分析；不僅研究國際政治者應當一讀，就是一般的讀者也應當一讀。內容大要：一、血腥的多瑙河，二、德國的擴張夢，三、法意之爭霸，四、日本帝國主義之成年，五、渴血的國際，六、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機構，七、爲什麼大戰就要爆發？

全書約十萬言，二百餘頁，祇售實洋五角。

#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巴金著

用小說筆調寫成的社會運動史，這是第一部。巴金先生六年前開始寫本書，到現在才完成這可以獨立的第一卷。這雖是一冊不到十萬字的書，但作者的如火如荼的筆所寫出的先驅者們的英偉的事蹟，是會震撼每個讀者的心靈的。

平裝實價四角

精裝實價六角

新譯  
本  
草原故事  
高爾基作  
巴金譯

據說做夢的人能夠從海岸與陸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的國土來。高爾基便是現今的一個偉大的做夢的人。這本草原故事是他的美麗而有力的仙話。譯筆流利暢達，頗能保存原作的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憂鬱的調子；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俄羅斯草原的香氣。本書前在生活書店出版，現由譯者收回重加校訂，幾與重譯無異。而售價却較前減低二分之一。這是文化生活叢刊最近給讀者諸君的一個貢獻。

平裝實價二角

精裝實價四角

# 回憶錄

V. 姬格念爾著  
巴金譯

這是一本神奇的聖書，一本偉大的自傳。從這本書裏一個異邦美麗的小姐站起來，在讀者面前發育生長，長成一個偉大的人格，拋棄了富裕的家庭，離開了資產階級的丈夫，到民間去，把她從瑞士學來的醫學知識，用來救濟貧寒的農民，後來經歷過了種種的階段，變成了一個最偉大的領袖，一代青年的指路的明燈。於是她在牢獄裏被活埋了二十三年以後，生命又來叩門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人間。這是何等樣崇高的精神，何等樣堅決的性格與信仰，何等樣的人格吸引力！

讀過柏克曼的獄中記的人，不可不讀這本比獄中記更偉大的聖書，不僅這書的每個字會像火焰一般點燃你的血，並且字裏行間還跳動着一個溫柔的，敏感的，無所不愛的女性的心，牠會使你流淚，牠會喚起你的渴望。

本書現由譯者參照互有詳略的英、法、德，三種譯本重譯，明年出版。

# 何爲

巧爾尼雪夫斯基著  
宗融·世彌合譯

這是巧爾尼雪夫斯基的不朽的名著。巴金先生在「俄國社會運動史話」中說：「一八六三年巧氏在獄中寫了一本小說何爲。巧氏寫這部小說算是對專制政治復了仇。這書一出就成了俄國青年的綱領。克魯泡特金深知道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他說：「牠對於當時俄國青年算得是一個天啓，」真是不錯。實在果如克氏所說，此書在俄國銷數之多，讀者之衆，影響之大，誠爲任何著作所不能及。」可見這書的價值了。（三月出版。）

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  
司特普尼亞克著  
巴金譯

本書是十九世紀末葉的一大名著，著者便是因此書而聞名全世界的司特普尼亞克。他的文章可當得悲壯兩字的評語，可以使人流淚，又可以使人興奮。他的文章是火一般熱，海一般深，戰場上號角一般的悲壯，打孤城的春潮一般的激昂。便是鐵石心腸的人讀了他的書也不得不感動。這部書是敘述在俄皇的專制政治之下男女青年革命黨人的運動，被捕，逃獄，犧牲，殉道，其中有不少可泣可歌的事實。可作小說讀，可作歷史讀。原作爲意大利文，現由巴金根據英，法，日，西班牙文四種譯本譯出。（五月出版。）







